



任主 期根 鮑

夢善 花之會社

卷二第

號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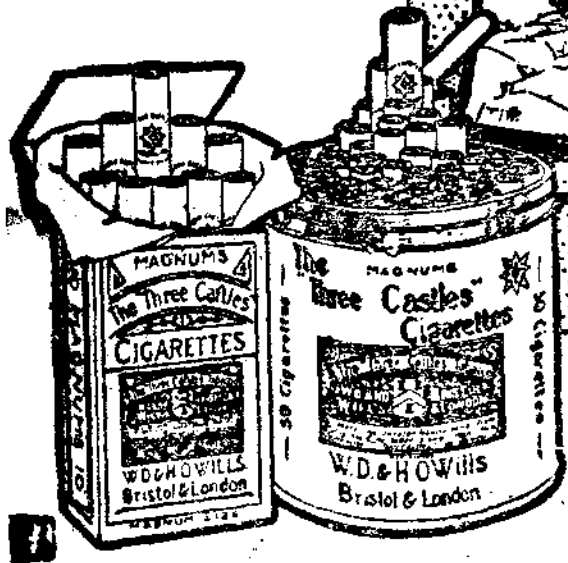


1925.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大地台香烟有引人入胜之妙



芬尔清尔 燥不湿不

清導丸如何



有益於婦女

大便秘結婦女患之其害更甚因渣滓滯留腸中醞釀成毒散佈週身能使病頭痛肝火上升口氣穢濁皮膚黃萎瘡癩頻發且脚冷似冰等症因此而作對於乳母患祕結之症則乳汁變壞婦女往往稱頌清導丸之功效為專治大便秘結之妙品蓋是丸有微利平肝之功力藥性和平服後決無肚腹絞痛之虞此丸非但有益於婦女且亦有益於老年人即如河南泚源勸學所所長馮國香先生來信云家嚴曾患大便秘結之症閱報知貴局之紅色清導丸功用奇妙專治斯病因由郵局購服果然靈應藥到病除誠濟世之佳品也特為聲明聊表謝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原班回件

此肥美之嬰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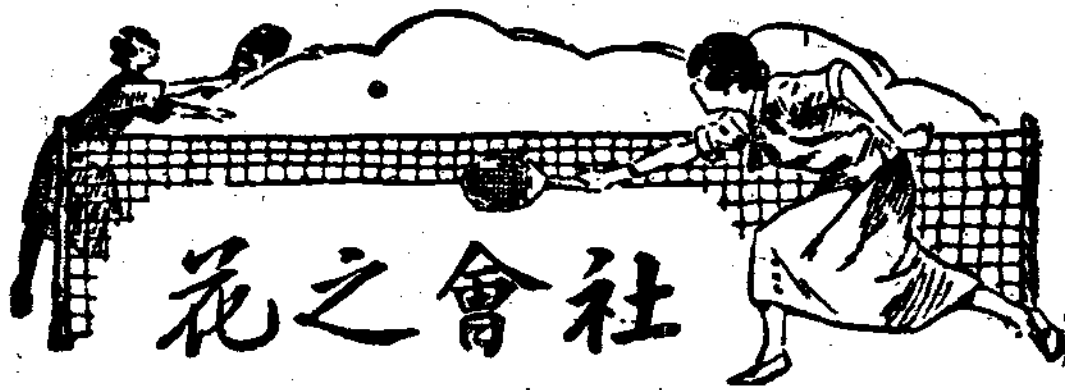


前曾寒熱腹瀉

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得力獲得強健

安徽亳州蔣春浦先生係所刊嬰孩照片之母舅也其來函云今春舍甥毛根竹患發熱腹瀉延醫診治毫無功效忽憶去歲舍甥患病曾服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立即再為購試按時服用未至三日均獲全愈今屆兩歲之辰身體肥胖皆係嬰孩自己藥片之大功也

嬰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藥局特製之品為小兒及嬰孩之良藥專治 寒熱 便秘 胃不消化 肚痛 腹瀉 嘔吐 痰厥 傷風 出牙各症且有殺蛔蟲之功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花之會社

.....(錄日期十第卷二第).....

坤伶筱靈芝最近豔影

北京坤伶鮮牡丹小影

濟南名花紅奎豔影

天津俄國公園風景

下流生活之神祕

柳園詩稿

孤雁歸來

霓虹室叢談

前塵

本善室筆記

海外迷信錄

..... 蹉跎生

..... 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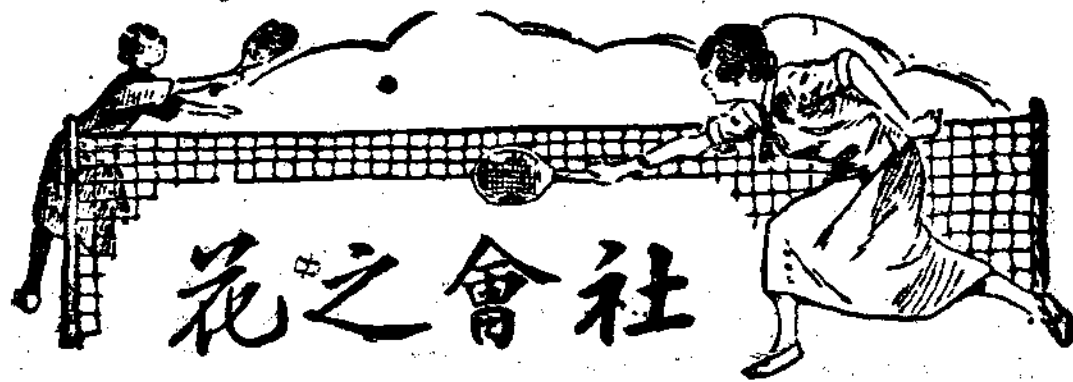
..... 錢釋雲

..... 馮霓虹

..... 西巫瘦鐵

..... 童天恨

..... 余儷娟



社會之花

.....(錄日期十第卷二第).....

哭癡記.....	白沙漠痕
情天痴語.....	陳飛
小小說.....	黃道扶
避暑軒隨錄.....	心佛
香溪瑣游記.....	徐公達
素蓉館漫談.....	素蓉館主
人生是爲什麼的.....	武英
理想將來的禦匪方法.....	范海容
醒了.....	缶鳴
上海種種之最.....	倪雲龍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坤
俗
筱
靈
芝
最
近
端
影



古
柏
堂
主
贈

北 京 坤 伶 鮮 牡 丹 小 影



影 豔 全 紅 花 名 南 濟



贈 寄 蕾 樹 姜

天 津 俄 國 公 園 風 景 之 二



勉 成 攝 贈

入勝脫去憤世嫉俗滿紙牢騷謾罵譏評一味挖苦的老套使讀者醞醞有味手不忍釋非有生花妙筆深於世故的人那裏能辦的到況且古往今來許多長篇社會小說偏重在中等以上社會的十居其九至於描寫下等社會間卑鄙齷齪的情形日常生活的狀態除了有些短篇略略敘及一二片段之外要我宏篇鉅帙簡直是寥若晨星不可多得推原其故實因做書的大都是上流人物耳濡目染上等社會的材料較富變化亦多做起來也自容易見好所以寫下等社會比上流社會倒要難上幾倍其實世界上頭下等社會的人比較上等社會多至倍蓰若要改良風俗必須注重下等社會方是根本辦法這種思想常常在調生腦海中轉來轉去所以他早就立定主意專向下等社會中去調查研究想借管城子的力量把繩樞甕牖間芸芸衆生的塵容俗狀弊習澆風一一盡情描寫出來當作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也使改良社會的有所取資何奈幾年以來早把那些普通情形描摹淨盡近來極加搜求只沒有新鮮的資料遂至各處雜誌和他有特約的也都得不到他稿子有時埋頭伏案杜撰些出來做了一兩篇却又不敢自信恐怕壞了聲譽便擲在一邊不敢發刻從新另起爐竈誰知越做越不像了雖也明知自己是早已出

名的小說家便將就些兒也自沒人敢批評只恐一而再再而三信用終要墮地索性不做出去倒還沒甚妨礙可是各處編輯先生催稿的信扎好像雪片而來絲毫不肯放鬆急得他搔耳撓頭坐立不定寢食不安起來每每獨自一人跑到小街僻巷裏頭向小戶人家立住脚跟呆呆的望着想尋些資料豈知資料不會尋得分毫倒犯了嫌疑受人奚落不是說他瘋子便要疑心他是竊賊動了公憤下起逐客令來受了一肚子的委屈無可發洩心想照這樣子終是沒用除非住在下等社會裏頭和他們朝夕過從方才可以實地調查形容盡致一時打定主意便到七馬路遊人街上尋到了一所房子從外面看去兩樓兩底加上一幢廂房規模頗大不像貧苦人家住得起的但是屋子裏頭却成了一個小小的市鎮五方雜處各色人物倒可以開個人種博覽會還有許多小國民每天在裏頭賽馬常常鬧得烏煙瘴氣沸反盈天譔生看了正中下懷問知樓上下的統廂房次間乃是三房東王山光的殖民地他便向那山光租定了一間樓上的統廂房把家眷搬了進去第一天佈置停當先叫他夫人帶着十歲的女兒阿貞向那許多同居的高鄰分了一回饅頭糕一時之間就聽得頌聲盈耳知道搬了一個闊人進來因為這種禮數便是

住。有。四。五。年。的。老。房。客。還。是。第。一。次。遇。見。等。到。掌。燈。時。分。聽。見。那。些。芳。鄰。日。間。出。去。做。事。的。已。經。大。半。回。家。吃。公。事。飯。的。三。房。東。也。正。回。衙。夜。宴。譚。生。連。忙。整。頓。衣。冠。親。自。到。樓。上。樓。下。去。團。團。的。拜。了。一。會。兒。客。算。是。聯。絡。感。情。一。一。同。他。們。打。了。個。招。呼。方。才。知。道。這。國。度。中。戶。口。倒。有。十。五。人。口。大。小。共。計。四。十。名。以。上。內。中。士。農。工。商。上。自。九。卿。下。至。流。民。負。販。居。然。各。級。俱。備。應。有。盡。有。譚。生。恐。怕。腦。筋。裏。容。積。不。下。回。到。房。中。先。拿。日。記。簿。急。急。記。了。出。來。第。一。個。是。客。堂。裏。住。的。二。房。東。周。老。娘。守。生。爲。業。和。他。孫。女。阿。寶。同。居。把。半。間。正。客。廳。分。作。兩。半。前。半。是。起。居。之。所。後。半。爲。寢。食。遊。息。之。區。雖。是。嬌。居。却。在。這。屋。中。位。望。最。高。權。力。最。大。許。多。租。界。都。是。他。首。先。征。服。的。領。土。所。以。生。了。首。位。第。二。個。要。算。王。山。光。了。論。起。租。界。的。面。積。來。却。和。周。老。娘。不。相。上。下。又。都。是。膏。腴。之。地。只。因。領。土。主。權。究。竟。要。推。周。老。娘。爲。宗。主。國。歸。他。掌。握。所。以。遜。了。一。籌。至。於。他。的。辦。公。衙。門。却。在。茶。肆。之。內。遇。着。人。家。吃。講。茶。講。經。頭。的。時。候。在。傍。邊。助。助。威。裝。裝。樣。有。時。代。替。包。探。大。人。的。夥。計。跑。差。喊。喊。人。就。是。他。最。重。要。的。職。務。公。事。畢。後。便。到。馬。路。上。去。嚇。嚇。癩。三。私。門。頭。燕。子。窩。裏。去。敲。敲。竹。槓。算。是。餘。興。了。第。三。個。便。是。後。客。堂。裏。居。住。的。布。政。使。趙。福。生。還。租。着。樓。梯。底。下。一。片。廣。場。

同他一位夫人三位公子一位千金。享他天倫團聚的家庭幸福。依次下去。就是竈披裏的賣甘蔗。阿一亭子間內的烏師金。全披樓上的油豆腐。老徐大攔樓上的光綠寺。正卿陳阿裕。同着合家眷屬。其餘樓下廂房中。是收籠頭渣的老槍阿三。夫婦晒臺改造的三層樓。上面是扞脚的孫大扣子。捉蟋蟀的張小山。拖黃包車的李阿四。同租小閣樓裏邊。是賣餛飩土生和五香豆金寶。合住客堂樓上。是燕子窩桂生。營業最佳。每天總有二三十個主顧。賣錢可得二三十元。算是獨一無二的好生意了。樓上亭子間裏頭住的。却是南貨店櫃臺先生陸炳奎。老夫妻兩人同着一個十四歲的女兒。這所屋子裏頭。譔生未搬進來時。獨有他。可算是正當商人。只是家况也獨有他最苦餘外的人。都是嘻嘻哈哈。還有些快活的日子。獨這亭子間中。常常牛衣對泣。被無情的生活。死命壓着。終年不聞有一些笑聲。這是譔生第一天去拜會燕子窩老板時。老板同他說的。譔生總覺有些不信。心想。難道一個櫃臺先生。反比那些癩三都不如了麼。於是把他們的一舉一動。格外注意到了。晚間譔生料這地方小說的資料。必定很多。心中十分滿意。想好好的睡他一夜。養足精神。明天可以收集材料。動筆書寫了。第二天譔生一覺醒來。天色還沒大亮。想再睡。

一。回。忽。聽。底。下。門。響。暗。付。這。個。時。候。如。何。便。有。人。出。外。不。要。有。賊。罷。况。且。大。家。都。在。睡。鄉。即。使。裏。邊。的。人。開。了。門。出。去。沒。人。關。門。也。很。危。險。原。來。譚。生。還。未。知。道。這。個。宅。子。比。衙。門。也。謹。慎。連。賊。都。不。敢。光。顧。可。以。夜。不。閉。戶。的。他。連。忙。一。骨。碌。爬。了。起。來。到。樓。窗。裏。去。張。望。只。見。一。個。人。穿。着。一。身。醬。油。色。的。短。衫。褲。上。身。披。着。一。件。捉。襟。見。肘。的。黑。布。破。夾。襖。袒。着。不。紐。赤。了。兩。只。脚。拖。着。一。雙。有。頭。沒。踵。的。鞋。皮。左。手。提。籃。右。手。把。門。帶。上。走。了。出。去。認。得。是。三。層。樓。上。住。的。張。小。山。方。才。放。下。了。一。半。心。只。不。知。他。一。早。出。去。做。甚。說。他。去。買。菜。呢。時。候。還。早。說。他。去。吃。早。茶。早。點。呢。茶。館。點。心。店。也。還。沒。開。想。了。一。會。只。是。不。懂。看。看。天。色。漸。亮。聽。見。後。面。亭。子。間。裏。的。那。位。先。生。已。經。起。身。豫。備。到。店。自。己。便。也。不。睡。穿。好。衣。服。開。了。房。門。輕。輕。的。走。到。樓。下。只。聽。四。面。鼾。聲。雷。震。闔。宅。的。人。都。在。黑。甜。便。自。出。去。泡。了。些。洗。臉。水。回。來。正。和。陸。炳。奎。相。遇。便。道。胡。先。生。你。好。早。譚。生。道。我。是。起。早。慣。的。你。就。要。到。店。了。麼。炳。奎。點。頭。道。不。錯。吾。們。做。生。意。人。那。裏。好。晏。起。不。像。他。們。都。要。睡。到。午。後。拿。夜。裏。當。作。白。天。鬧。得。鄰。舍。都。睡。不。穩。我。和。他。們。實。在。同。住。不。來。譚。生。道。那。個。張。小。山。不。是。起。身。更。早。麼。炳。奎。冷。笑。道。他。那。裏。好。算。是。人。你。知。道。他。出。去。做。甚。的。譚。生。詫。異。道。我。却。不。知。炳。奎。道。你。是。

才搬進來也難怪你。日後自會明白。不過我看你這位先生是個正當人物。不該住到這兒來。以後你對於這班人。須要步步留心。就是了。現在我也說不了許多。晚間得暇不妨到我房裏來坐坐。說着略一點頭急急的去了。譚生明知這裏住的都是下流社會。那裏有好人。原不用他叮嚀告誡。只不知那張小山。究竟出去做什麼。倒要留心偵探一回。一壁想。一壁上樓梳洗停當。把搬來的東西。清理了一會。看看時候。還只七點鐘。妻女還沒起身。想到外面去散步。吸些新鮮空氣。便把房門閉上。走下樓時。小山正從外邊回來。提着一滿籃的蔬菜。面上放着一大塊肥肉。幾塊豆腐乾。笑容可掬的。甚是得意。見了譚生。嘻開嘴問道。你倒起來了。出去吃點心麼。譚生便立住脚。向他望着。漫應道。正是。心中暗想。原來他是出去買菜的。這也平常。得很。早起有甚希罕。小山見他目不轉睛的。只向自己呆呆望着。當他有意忽地轉過臉來。惡狠狠的。瞅了他一眼。發話道。你看些什麼。我面上又沒花朵。不看你新搬來的。分上教你好。看你須識相點。老虎頭上不是好惹的。譚生見他動怒。摸不着頭腦。忙陪笑道。我原是無心。請你息怒。既已住在一起。日常還要望你們招呼。那裏敢得罪呢。小山冷笑道。我原曉得你是無心的。若使有心。咧。哼。哼。……以後你住

在這裏要多。吃飯少。開口。別人家的事情。都不用你管。否則。你這副瘦骨頭。怕還不經打呢。說着。頭也不回。上樓去了。譚生受了一場沒趣。莫明其妙。想這班人。竟至如此。不講理性。我又沒開罪他。大家客客氣氣的。就會板起面孔來。陸炳奎的說話。真是閱歷之談了。照這情形。那裏住得下去。心中十分懊惱。跑到門外。舒了一回筋力。回進裏面。聽那各房中鼻息聲。還是震耳。沒有一人睡醒。連那些小國民。都沒聲息。況且這個宅子。正在弄底後門。靠着牆根。放着一只頓倒糞穢的。有蓋鉛皮桶。所以。早上連糞夫也不來打門。驚吵聽那三層樓上。時張小山也。像從新睡了。譚生益發納罕。走進房中。見他夫人王氏。却已起床。睡眼惺忪。像還睜不開來。便道。睡到這時候。還沒睡足麼。王氏道。是呀。這裏的人。竟是通宵達旦。越是夜深。鬧得越起勁。差不多到了四點鐘。才覺安靜。你睡興正濃。倒沒聽見。我被他們鬧得足足一夜。未曾合眼。咧。譚生笑道。原來如此。真奇極了。我只道下等社會。負販小民。都是一早起。床黃昏就睡的。誰知正和我意料相反。可見理想和事實。往往背馳。上海的貧民。也與別處成了個反比例。不要說他事了。王氏道。這原不可一概而論。大約這裏的人。都是做夜市的。譚生道。是呀。所以拖黃包車的。這時也還睡着。只有亭子間裏。

的陸先生早已出去。還有三層樓上那個姓張的，算起身過一次。王氏笑道：你說得奇了，難道起身也可分做幾次的？譔生方把遇見張小山的話，輕輕述了一遍道：你日間也須留意，沒事不必出去。王氏道：吾看這兒原不配吾們住的，都爲着你要做什麼小說，倒跑到惡狗村裏來了。譔生道：這也沒法，等我住上兩三個月，收集了些材料，便要遷移的。談了一會，譔生又到附近地方，尋到了一所廚房，包定了兩客飯，到了十一點左右，方才聽見兒啼女喊，漸漸嘈雜起來，像潮來似的一刻熱鬧，一刻樓梯上的脚步聲，猶如播鼓般震得玻璃窗都作回聲，接連不斷。客堂樓上也逐漸的人材濟濟，發生大迷霧來，一會兒全國的小將軍都已出馬，把樓梯和天井劃作戰場，照章操演，賽起馬來。年紀小些的跟不上，扯開小嘴，跳着雙腳，殺豬也似的大哭大喊，忽又變了陣勢，趕捉迷藏。一轉眼間，又各分隊伍演習野戰，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大家短兵相接，不料宮主阿寶被布政使的二公子踢痛了纖腰，亭子間裏的小烏師被披樓上的小將爺抓傷了眼角。老槍的兒子跌破了嘴唇，光綠的千金扯碎了褲脚，登時哭聲震地，喊殺連天，各去起了大兵，前來報復。滿天井的童子兵，忽然盡換了蚌將軍，出場對壘，仗着唇鎗舌劍，拳戟指對罵了一陣。

虧得油豆腐老徐甘蔗阿二做了講和代表才把一場混戰化作和平不上十分鐘那些小將軍却又聚集攏來到門外去大操有的散隊出遊闖到別人家的房裏去了調生被他門鬧得頭昏腦漲又不好說只得悶在肚裏不住的搖頭吃過了飯在樓窗上閒望只見光祿寺陳阿裕到炒麵店裏上差去了接着老槍阿三提了一只蒲包扛肩縮頸出去叫收籠渣隨後便是拖車的阿四扞脚的大扣子捉蟋蟀的小山拉胡琴的金全逐一出去上差餘着幾個負販各去買了些原料做的做燒的燒有的叫妻子帮着忙亂了一回各自挑着擔提着籃分頭而去剩下幾個女將有洗物的有縫衣的有領着小孩哺乳的有立在門口買東西吃的都是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獨有那櫃臺先生的夫人連影兒也不見聲息也不聞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最後才見那個三房東穿着一件元色直貢呢單長衫露出荷色華絲葛夾褲緞鞋絲襪頭戴細草帽左手夾着半支燃着的老頭牌雪茄煙右手提着白銀包頭的行杖搖搖擺擺走出房來氣宇不凡精神煥發便是銀行經理洋行買辦還不及他的神氣走到門口忽又回頭喊他婢女道阿翠你問問少奶奶看今夜看戲去不去便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婢女跑出來道少奶奶說今天周家太太和曹家二姨

奶約着來。打牌的看戲。不去了。叫少爺早些回來吃夜飯。山光略略把頭點了一點。道：曉得了。我還有應酬你們。只管先吃。不要等我。說着。趾高氣揚的去了。譚生看得呆了。心想：這個人真好氣概。估量他的排場用度。定也不小。恐怕衙門裏的官。還比他不上。這種人。究竟算是上等社會呢。還是下流社會呢。論他規模態度。完全是大人物。說他身分職業。簡直是下流。我實在分辨不來。只可算他是具有兩性的雜種了。我想古時的上品下流。衣飾有別。倒可一望而知。現在的世界。一律平等。原沒階級可言。不如把上等社會。下等社會的名詞。索性廢去了。正在胡思亂想。忽聽嬌滴滴的聲音。笑着說着。自外而來。却是兩個豔妝婦女。次間裏的王夫人已經接了出來。想必是那周家太太和曹家的二姨奶奶了。年紀都已三四十歲。徐娘半老。饒有大家氣派。不過輕佻的態度。像從骨子裏顯出掩不住他原來的身分。一會兒又進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圓面團團大腹。便便像個富商模樣。只是聽他言語卑鄙的謾罵和他口舌結了不解緣。做他發言的先導。一時之間。樓下的笑聲語聲喧嘩盈耳。接着一片牌聲。劈拍不住。鬧得譚生益發心煩起來。好容易捱到晚間。吃了晚飯。打發妻女早睡。便自披箋握管。獨坐沉思。想打他的腹稿。這是他的

老例。必待夜深人靜。才能理他的思緒。日間奉旨不動筆的。今夜他仍照例行事。以爲心神一定。那些文字。都會奔湊到筆尖兒上來了。誰知用慣的腦筋手腕。這時竟不聽指揮。和他拗強。足足坐了一個鐘頭。還沒一字。只有樓下的打牌聲。隔壁的談笑聲。閣樓上面甯波嫂嫂的罵兒聲。灶披裏邊阿二老婆的劈柴聲。一一向他兩耳裏直鑽進去。越是不聽。越發聽得清晰。一絲不漏。直等到樓底牌停。隔房客散。看看時計。已過十一點。急得他滿面過紅。心火都提了上來。定了定神。好像有些意思。在腦海中盤旋。忽聽後房中拍的一響。像擲掉了什麼東西似的。接着陸先生的咕嚕聲。陸夫人的啜泣聲。夫妻兩人勃谿起來了。只聽夫人哭道。我嫁了你這死貨。也算倒盡了。八百年的霉。連妻子都養不活。一碗粥也吃不成了。陸先生歎氣道。唉。這樣高的生活程度。叫我也沒法。又不曾做强盜去搶劫。還是請你到兄弟那邊去。向他通商。一兩斗米來。推過三。四天。等我拿到了薪水。便去還他。想他和你還有些姊弟之情。或者不至拒絕。夫人冷笑道。兄弟那裏也借得夠了。你那一次。不是這樣說的。有那一回。還過他上個月裏。我已經去討了。沒趣。還有面孔去麼。再過兩天。房租又要到期了。你的薪水。拿來付房錢。還不夠。倒想抵債。陸先生道。房錢只

可。去。央。求。二。房。東。請。他。寬。情。幾。天。待。我。另。行。設。法。給。他。夫。人。道。哼。你。想。求。他。寬。情。真。是。小。鬼。摸。到。大。蒜。頭。上。去。了。他。不。是。屢。次。說。過。很。想。寬。情。無。奈。大。房。東。不。肯。通。融。麼。不。要。說。緩。幾。天。連。一。個。鐘。頭。都。緩。不。來。你。也。嘗。過。滋。味。的。了。陸。先。生。道。照。你。這。般。說。簡。直。是。沒。路。了。夫。人。又。哭。起。來。道。你。看。他。們。做。小。生。意。拉。車。扞。脚。的。都。還。養。家。活。口。有。吃。有。穿。你。枉。爲。是。個。櫃。臺。先。生。連。這。些。人。還。不。如。倒。是。死。了。乾。淨。省。得。活。現。世。了。陸。先。生。歎。道。現。在。世。界。反。了。吾。們。做。正。當。生。意。的。一。早。出。去。黃。昏。回。來。巴。巴。結。結。一。天。做。到。晚。得。些。薪。俸。來。只。好。出。房。租。單。單。是。替。房。東。作。牛。馬。連。吃。的。還。沒。有。他。們。做。小。生。意。的。只。須。半。天。工。夫。也。能。賺。到。一。二。千。錢。適。適。意。意。的。真。是。人。也。氣。得。死。像。客。堂。樓。上。似。的。每。天。吃。魚。吃。肉。還。要。抽。大。煙。何。等。舒。服。真。叫。做。末。等。生。意。頭。等。賺。錢。我。只。恨。穿。了。一。件。長。衫。只。好。死。掙。場。面。活。受。罪。你。想。世。界。上。還。有。什。麼。公。道。呢。夫。人。道。說。甚。公。道。不。公。道。總。是。你。不。長。進。只。會。做。死。生。意。不。知。改。變。還。怨。什。麼。你。看。樓。下。的。王。家。伯。伯。吃。了。公。事。飯。每。天。整。百。整。十。的。賺。進。來。那。嫂。子。何。等。受。用。整。天。價。碰。碰。和。聽。聽。戲。同。小。姊。妹。們。逛。逛。遊。戲。場。不。知。憂。不。知。愁。的。家。事。也。不。用。操。心。算。我。沒。眼。珠。嫁。了。你。這。窮。漢。一。世。吃。苦。還。吃。不。清。咧。說。到。這。裏。又。哭。個。不。住。道。虧。你。算。

是先生們連那拾香烟頭的還比不上咧。陸先生低聲道：「你道他專拾香烟頭的麼？他還跑早青咧。夫人不等他說完，便搶着道：「這也是他的本領。陸先生道：「這是萬萬做不來的一個人。總要來得明，去得清。夫人怒道：「只要有錢，管他做什麼。要講清白在上海地面，飯都吃不成，還好去論身分品行麼？你算高尙清白的我問你，還是養得活家呢？還是有人贊你聲好，就肯給錢你用？我看你連朋友都要清白完了。凡人爲了凍餒，算是極地，還顧得到什麼來？陸先生只是長吁短歎，也不回答。夫人嘮嘮叨叨的罵個不休，聽得句句清楚，倒發生了無窮感慨，把筆也放下了。覺得心頭萬分難過，暗忖上海地方的生活程度，繼長增高，一日千里，倒是這些中等社會的人，最是爲難也。最可憐精神上的痛苦，什麼都形容不來。至於下等社會，只要能夠勤勤儉儉，做些小販，也可糊口。這是上海特有的現象，也是環境使然。想了一回，想把這個問題演繹成文，執起筆來，作了幾個虎勢，想往下寫去。正在層層思索，猶如剝蕉抽繭，細入微茫的當兒，又被一陣談笑聲打斷了思緒。仔細聽去，却是餛飩土生和五香豆金寶做了生意，回到客堂樓上來完稅。先聽那桂生老板道：「你二位今天回來，倒早戲館散了麼？土生道：「早就散了。老板你生意好麼？桂生

道。這。兩。天。賣。得。二。兩。生。坯。還。不。夠。開。支。哩。擔。驚。受。怕。的。那。裏。及。得。你。們。的。安。穩。金。寶。道。我。看。總。是。你。好。吾。們。吃。過。飯。做。到。半。夜。勞。乏。極。了。還。只。賣。得。三。千。多。錢。除。去。血。本。賺。不。到。一。半。况。且。進。貨。全。講。洋。碼。賣。出。去。都。是。銅。元。去。換。大。洋。還。要。七。折。八。扣。大。大。的。吃。虧。吾。想。從。前。只。賣。一。千。多。錢。一。天。倒。可。吃。着。不。愁。了。目。前。加。上。了。幾。倍。反。而。不。夠。開。銷。這。都。是。有。了。銅。元。的。害。處。你。是。進。出。一。律。洋。碼。受。不。到。這。種。痛。苦。的。桂。生。道。人。家。看。了。像。我。的。生。意。最。好。平。心。而。論。比。你。們。確。是。好。些。其。實。也。有。難。處。不。放。賬。罷。沒。人。肯。上。門。放。了。出。去。又。收。不。到。有。時。本。利。都。要。無。着。而。且。開。銷。又。大。常。常。穿。了。紅。衫。子。擔。着。風。險。真。可。算。末。等。生。意。了。你。看。上。海。千。千。萬。萬。的。燕。子。窩。能。夠。每。天。混。過。去。的。已。算。上。上。究。有。那。個。積。得。起。錢。的。呢。士。生。道。是。呀。真。所。謂。天。下。何。如。吃。飯。難。無。論。什。麼。人。都。是。做。一。行。怨。一。行。總。羨。慕。別。人。的。好。其。實。自。己。去。做。時。依。舊。要。抱。怨。的。可。見。世。界。上。簡。直。沒。有。一。件。滿。意。的。行。業。咧。金。寶。道。除。非。像。樓。底。下。的。王。老。板。那。是。真。好。了。洋。錢。不。用。自。己。去。尋。自。有。人。送。給。他。只。要。靠。着。一。個。牌。頭。便。可。吃。用。他。一。生。一。世。你。想。寫。意。不。寫。意。桂。生。道。我。看。也。有。一。個。絕。大。的。缺。點。便。低。言。道。那。般。出。名。的。當。公。事。人。有。親。生。兒。子。好。好。結。局。的。能。有。幾。個。我。見。得。多。了。恐。怕。十。個。裏。

頭。還。得。不。到。：。：。話。猶。未。完。忽。聽。張。小。山。和。老。槍。阿。三。闖。了。進。來。道。你。倒。在。這。裏。談。天。土。生。道。小。山。哥。你。今。天。何。以。還。沒。睡。覺。小。山。笑。道。索。性。明。天。再。睡。了。桂。生。笑。道。小。山。哥。都。是。自。家。人。好。在。也。不。動。氣。的。我。倒。有。一。句。話。要。問。你。我。看。你。早。上。空。手。出。去。不。上。一。兩。個。鐘。頭。便。買。了。東。西。回。來。沒。一。次。落。空。難。道。總。有。生。意。做。得。着。的。小。山。也。笑。着。輕。輕。的。答。道。要。落。空。的。不。算。本。領。了。即。使。人。家。沒。機。會。走。進。去。那。些。小。菜。場。上。呆。笨。的。老。媽。子。很。多。只。要。一。見。了。鄰。舍。的。熟。人。同。伴。便。立。在。牆。邊。簷。下。開。起。談。話。會。來。東。家。長。西。家。短。的。亂。講。死。也。不。肯。走。把。籃。裏。頭。兌。來。的。洋。坯。買。來。的。魚。肉。都。不。放。在。心。上。儘。管。揀。好。的。拿。一。些。也。不。會。抵。抗。等。到。後。來。覺。着。不。過。喊。幾。聲。捉。賊。罵。幾。句。殺。千。刀。就。算。了。倒。很。好。玩。的。金。寶。道。你。這。生。意。倒。還。不。錯。我。看。你。一。早。晨。的。進。益。也。儘。夠。你。一。天。的。吃。用。何。必。再。去。捉。蟋。蟀。呢。小。山。道。你。不。知。道。這。件。事。也。不。用。本。錢。比。你。們。的。生。意。要。好。百。倍。因。爲。這。兩。年。來。的。蟋。蟀。又。長。又。大。到。處。皆。是。而。且。都。是。上。等。的。貨。色。貨。色。越。好。擲。下。的。越。多。收。來。改。做。又。賣。得。起。錢。我。最。多。的。一。天。拾。過。三。斤。半。倒。賣。了。好。幾。千。錢。咧。阿。三。道。現。在。上。海。人。一。天。考。究。一。天。了。不。要。說。香。煙。頭。比。從。前。又。多。又。好。便。是。籠。頭。渣。那。些。宅。堂。中。賣。出。來。的。也。一。天。多。似。一。天。又。是。全。

大。士。的。可。惜。貨。色。一。多。質。料。一。好。反。賣。不。起。價。錢。來。了。據。我。看。來。這。鴉。片。煙。倒。在。興。盛。起。來。竟。可。說。得。沒。一。條。街。上。沒。一。個。弄。裏。不。見。這。東。西。的。有。些。地。方。索。性。比。戶。皆。是。這。種。耗。費。一。天。不。知。要。花。多。少。銀。子。完。全。燒。得。無。影。無。蹤。的。可。見。上。海。的。富。庶。比。衆。不。同。了。小。山。道。就。如。香。煙。也。不。是。燒。掉。的。麼。我。看。比。鴉。片。煙。還。要。利。害。無。論。大。小。百。家。門。前。的。垃。圾。堆。裏。都。有。這。東。西。連。癩。三。乞。丐。手。裏。還。夾。着。一。支。半。支。咧。正。談。話。間。却。被。樓。下。一。陣。笑。聲。接。着。開。門。送。客。鬧。得。聽。不。見。了。謫。生。看。了。看。時。計。已。近。三。點。鐘。樓。上。還。是。一。張。白。紙。不。著。一。字。只。聽。了。一。夜。的。閒。話。覺。得。上。海。的。社。會。原。是。特。異。的。末。等。事。情。倒。有。頭。等。的。進。益。那。些。安。分。良。民。反。而。連。家。都。養。不。活。真。是。可。歎。左。思。右。想。忽。而。大。悟。道。我。起。初。以。爲。作。奸。犯。科。種。種。罪。惡。都。從。下。等。社。會。裏。做。出。來。現。在。想。來。却。還。不。對。這。班。下。流。社。會。無。非。是。些。貧。苦。可。憐。的。正。當。小。民。除。可。游。手。好。閑。的。流氓。和。挺。而。走。險。的。強。盜。有。當。別。論。其。餘。都。是。安。分。小。民。終。日。手。胼。足。胝。辛。勤。節。儉。還。不。暇。自。給。那。有。工。夫。去。做。壞。事。獨。有。那。班。溫。飽。的。最。高。等。社。會。閒。着。沒。事。才。會。想。出。種。種。法。子。來。作。惡。既。有。資。本。又。有。智。識。手。段。那。惡。作。起。來。也。就。容。易。所。以。神。姦。巨。慝。都。從。上。等。社。會。中。來。不。要。說。賣。國。媚。外。爭。權。奪。利。便。是。那。些。私。販。軍。火。

煙土毒藥的。偽造紙幣銀洋銅元的。拐騙人口婦女的。各種犯法案子。那一件沒有上等社會的人主持其間。且又仗着金錢的魔力。大都逍遙法外。況乎這些都是智識階級中人。那樣想不到自然用不着再去感化。並且也斷斷感化不來。這個倒是第一件難問題。我想要改良下等社會。還是容易。要改良這些上等流氓。却真爲難了。這個社會。那裏能改造得來呢。我與其住在此間。沒有一刻清靜的時候。即使能夠秉筆。也不過描寫些塵容俗狀。還是世界上淺顯的事情。沒甚功效。不如仍舊搬到舊屋子裏去。收集些上等社會裏頭秘密的黑幕。把他揭破。省得他們戴着假面具。在人間鬼混了。打定主意。便自收拾去睡。隔了一天。攔樓上的光祿夫人。正和披樓上的油豆腐老板。爲着一根硬柴的失竊大問題。開了談判。在他們叱咤謾罵的當兒。這位大小說家。正攜着妻女。押着場車。搬出這是非門到別處胡謔去了。只苦了那位櫃臺先生。失了同伴。不久。也被二房東驅逐了出去。這座房屋。方才成了純粹的下等社會住宅。讓那王山光去做四不像的大總統了。

鏡根按。我讀此篇。不勝同情之慨。我雖非與下流人同居。然里巷中喧囂百出。糞夫倒馬聲。

小販叫賣聲。惡丐狂喊聲。小兒啼哭聲。婦女爭鬪聲。郵差打門聲。理髮匠與水竈夥追逐調戲女傭聲。以及鄰家麻雀聲。留聲機聲。花鼓戲聲。宣卷聲。日夜不絕。非侵晨三四時。不得靜坐爲文。誠苦事也。

＊ 稿 詩 園 柳 ＊

□ 門 柳 □

苦熱

坐無靜處夜無眠。火繳當空氣似煎。何地可將煩惱滌。蓬萊宮闕水如天。

又

眼看長日竟如年。夜午難成一晌眠。痴絕趨炎朱邸客。可禁烈燄欲薰天。

小西湖泛月

如飛一櫂趁湖涼。月影光含水影光。搖近湖亭風正好。幾回送到芰荷香。

又

十里湖光一葦航。水晶宮殿感蒼茫。

消暑

掉聲盪入花深處。倒影分明宛在堂。

槐影亭西荔樹東。蟬聲斷續綠陰中。一枰棋局文楸淨。半榻茶烟石鏡融。浣水荷衣清帶雨。招涼竹簟暗生風。欲消酷暑宜何處。願枕寒泉醉碧筒。

小暑日嘗新荔子

一點臙脂染蒂房。忽然紅遍綠衣裳。紫瓊骨酪丁香瘦。白雪肌膚午暑涼。掌上冰丸那忍觸。樽前風味獨難忘。老饕要啖三百顆。却怕甘寒凍斷腸。

藥...聖...上...無...之

驥

製

半

夏

半夏一藥。本為治痰良劑。復經本
 廬製煉。加以配佐。取精汰滓。始克
 成效。立見。有百益而無一弊。功能
 止咳化痰。清心潤肺。降火滋陰。利
 膈寬胸。雖久年不愈之老病。亦可
 藥到病除。惟人心不古。假冒疊出。
 特於每盒內置辨真券一紙。賜顧
 者務請認明是幸。大盒二元四角
 小盒一元二角。

上海

益湯弄
甯波路口

崔氏瓣香廬敬啓

中...品

咳...止...痰...消...為...夏

上海新婦女現形記

●描寫海上婦女之軼事趣聞

新奇變幻

●記述風流場中之香豔佳話
妙不可言

■消閒良伴 ■解悶奇書

□閨媛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姬妾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秘聞怪劇。盪魄銷魂。窮形盡相。文筆旖旎。

□坤伶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菊部佳人。別有妙處。妖豔生趣。格外溫磨。

□娼妓現形記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豔藪奇聞。歡場秘事。和盤托出。婀娜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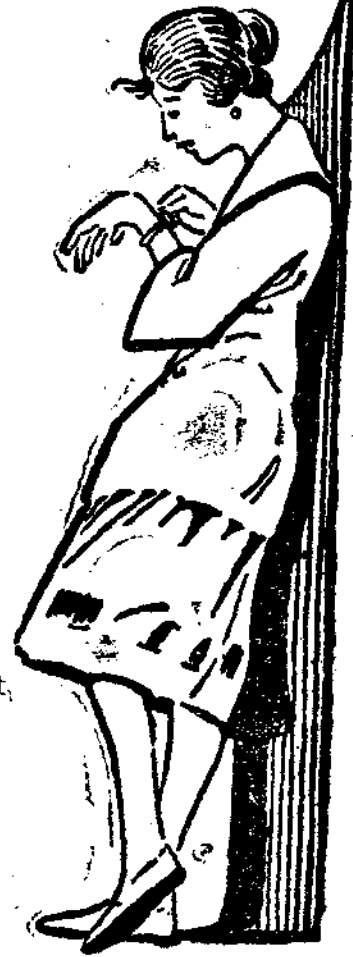
每册另購照碼六折購全集特別優待
 祇收大洋一元並贈美麗巨盒一只
 郵票加一成掛號加五分

上海四馬路
 壹錦里口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孤雁歸來

錢釋雲



人生觀是很悲慘的亦是很無味的譬如一枝燦爛的春花含笑地在溫和的東風裏嬌豔的陽光中亭亭植立着是何等美觀啊但是不久那造物使者又領着一班風神雨師來摧折他唵末後這一枝美麗的花只弄得殘紅狼藉頓化空枝總之造物使者是一個最殘酷的魔鬼他既生了一物又必使之歷盡艱苦憔悴而死世界萬類死死生生簡直都由他主宰都由他玩弄可憐的人生總逃不出此例啊我的朋友沈空花他對於人生觀看得非常透澈的只聽他的名字也就知道了不過一個人太看透一切了性情往往流於沉默他却不然依舊舉動很活潑沒有一些沉默的樣子他說人生觀果然自是很悲慘而無味的然而這種思想常存在腦筋裏未免起一種不快之感一個人何苦自己作踐呢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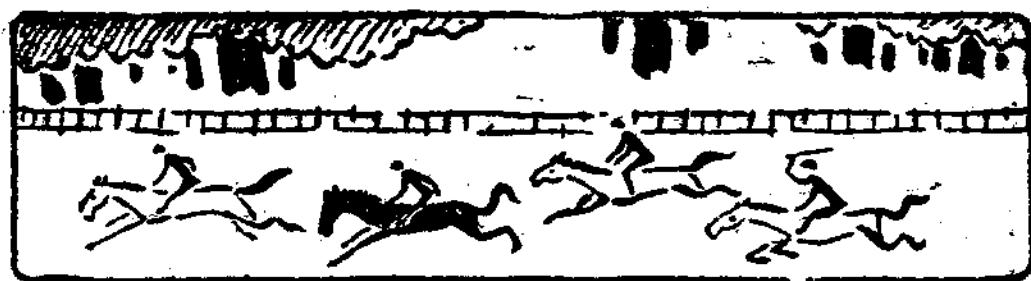
孤雁歸來



他處處抱着樂觀。沒有絲毫愁容。

他不但舉止活潑。而且吐語突梯滑稽。令人失笑。生平唯一的嗜好。便是戲劇和小說。他也曾傀儡登場。高唱大江東去。也曾伏處斗室。效那施耐庵曹雪芹輩做的勾當。因為戲劇和小說。都是能夠描寫人生的。

造物使者。見他太快活了。委實有些羨妒。便使了一個神通。令他漸漸地淪入不幸的境界。原來這一年他結婚了。這頭親事。自小就定下的。他妻子姓王。是一個富商的女兒。當時兩家。本是門戶相當。貧富相等。不料後來沈家因為某種營業失敗。竟至一蹶不振。現王家中一切規模。自然也不及從前宏大了。他妻子自幼嬌養慣的。凡百事情。都有婢僕。自己一些不用去做。如今到了沈家。下人雖則也有。畢竟終不及母家多。呼喚也不甚靈便。有些事。還不免要親自動手。試想伊如何能慣。因這緣故。對於夫家。時時流露不滿意和驕傲的態度。夫婦倆的愛情。當然也不免要受些影響了。後來經過了幾次衝突。結果他妻子回母家。他也一口氣跑到上海。讀者諸君記着。世界上儘有



孤雁

歸來

無數大好男兒爲了這婚姻兩個字弄得家庭不能和睦身心不能愉快事業不能做成因此失却許多的幸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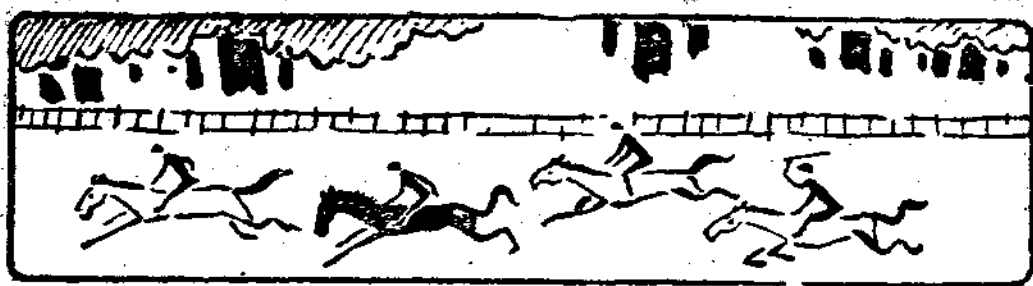
那時候上海交易所風潮正在盛極一時的當兒報紙上招考所員的廣告沒有一天不耀人眼簾。他仗着自己本領竟給他考取了薪水也有七十塊錢一月一個人在上海已足夠開支有餘下來的。還寄到家裏去補助正用。交易所中原是一天到晚差不多沒有事做的。所中却用了許多吃糧不管事的所員。眼看那般可憐的主顧一個個家破人亡。陷入末路。他們當初求學的棄了學業。做教員的棄了教鞭生涯。爲了交易所進益稍大。都像飛蛾撲火一般投入。那裏想到日後的危險呢。沈空花進所後。本已聽出風頭。心中十分不願意在這裏。但是爲了稻粱之謀。那能由他一天自主。因此時時嘆道。從前人生的痛苦。不過都是理想。現在却一一將要實現到我身上來。咧。他很喜歡弄筆墨的。在沒事的當兒。一時高興。便做了幾篇小說。投到幾家報紙和雜誌上去。倒很得到一部份讀者的歡迎。我和他相識。也就爲了這文字的介绍。兩人遇



着了。便大談小說。每星期總有三四天聚在一起。友誼因之日深一日。他一切經過的事。也都講給我聽了。後來不知怎的。竟有一個多月沒有和他相見。心中很是紀念着。他竟不來。我想他倘是家裏有事。回故鄉去了。臨去的當兒。也該給我。知道。或者他竟病了。那麼何故不給一個信我呢。

過了幾時。有個朋友對我道。你可知道。沈空花着了情魔了嗎。我道。你如何知道。他道。我原不知道。有一天。因為有些事。走過南京路。瞧見他挾着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女子。並肩而行。很是親熱。我到交易所中去打聽。也回說。已有半個多月沒有來了。你想不是着了情魔而何呢。我點頭太息道。「男女飲食。人之大慾存焉。」這也難怪他。一個人孤另另地處在這萬惡的上海社會中。而且又是正當青年。教他如何能耐呢。

一天。他忽然一個人跑到我家裏。一付憔悴而可怕的面龐。頓使我吃了一驚。一會我笑對他道。空花。你近來豔福真好。然而身體也得保重些纔是。他聽了這話。愀然道。你也和我打趣麼。我當下收回了頑皮的笑容道。難道有什麼隱情嗎。請對我說吧。他



孤雁

歸來

便將這一個月來經過的一切事。從頭至尾講了一遍。以下的許多話。便是他告訴我最近的情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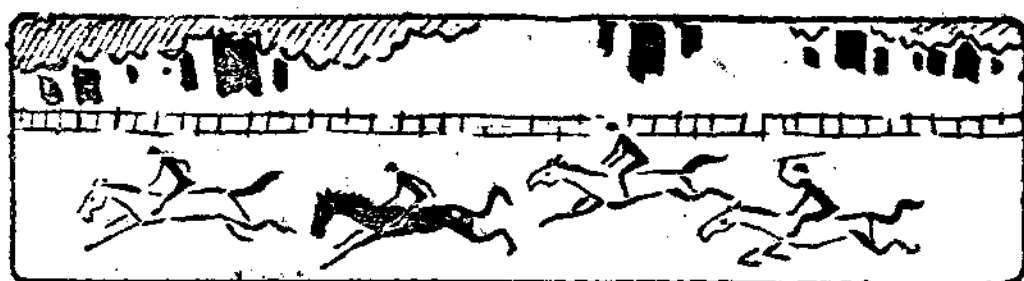
他道。我平日本來很抱樂觀主義的。鎮日價只是嬉皮笑臉。混混噩噩。似乎一些沒有愁思。雖則曾經一挫於家庭。再挫於社會。心中很是煩悶。然而過了些時。就也不知不覺的漸漸淡忘了。可是這一回。却竟使我盪氣迴腸。爲伊憔悴。爲伊心碎。因爲伊委實是一個天地間最可憐的人兒。那天我從交易所中出來。恰巧遇見了一個小時候的朋友。十年舊雨。一旦重逢。那有不快活的道理。因此便拉了我一同到他辦事處去。他的辦事處。是一個書局的編輯所。規模並不十分宏大。我們到了那裏。就促膝長談起來。他又將編輯所中人。一個個和我介紹。我和伊相見。這就是第一次了。原來伊姓名逸芝。還是我的同鄉哩。從此我時時在這編輯所中走動。和伊遂亦漸漸熟了。覺得伊態度很鎮靜。言語很溫婉。面貌也得端詳而美麗。但是雙眉緊鎖。抑鬱無聊的神情。不時流露出來。我於是料伊一定是個傷心女子。胸懷藏着許多說不出的苦處。有

五



了。這一個念頭便不時想探明伊的歷史。又過了幾天。果然機會到了。那天是星期六的晚上。我到編輯所中的時候。辦事人有的去看戲了。有的到遊戲場中去玩耍了。差不多一個個都已走完。所剩的就是幾個僕人。還有就是伊了。我當時問道。他們都已出去。如何女士還獨留着呢。伊道。一個人有了快樂的思想。纔能到處快樂。像我這樣到處。但有無聊。覺得天地間已沒有一塊可樂的地方。又何必出去多此一舉呢。我就趁勢道。一向見女士愁眉不展。早知道是個傷心人。如今聽了這一席話。又是出言衰頹。使我心中向日所料。愈加證實了。不知女士能否略述一二。伊聽了。便嘆口氣道。沈先生。我自從和你相識後。就知道你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心裏鬱積着的許多事情。早想盡情傾訴。現在既承下詢。不妨就告訴你罷。

我父親是一個洋貨店中的經理。父母共生我們三人。一個是長兄。一箇是妹妹。我便居在中間。母親最鍾愛我。可憐伊不幸早死了。後母進門。兇暴如虎。父親也因之厭惡我。哥哥是一個無業的游蕩子。本來和我感情不好的。自從娶了嫂子。便益發待我不



如了。他們又將我對了一頭親事。未婚夫也是一個無業游民。而且還加着吃著嫖賭。色色俱全。此時我自己早料定一生的命運。已就此完了。我性子本來很烈的。末後實在耐不住了。即夤夜私自走到上海。投奔到此。因為此地的主人是我從前讀書時的先生。我將苦衷告訴了他。他就留我在這裏。當個女書記。到如今已有好幾個月了。家裏有人出來叫我回去。我只說情願在外獨立。暫時不願回家。但是清夜自思。將來的結果。真難自料。我這身子。簡直似在驚濤駭浪中。四顧茫茫。前途尙不知是吉是凶呢。伊說罷。聲音微微帶着悲梗。我也爲之歎歎不已。由是我們倆感情一天融似一天。而不知不覺中都陷入情網了。如今我已和伊同住在旅館中。每夜總要談到天快亮了。纔止。兩人一般身世。未免同病相憐。說到傷心處。還不免盡情一哭。因此大家日見消瘦。咧伊也會勸我到交易所中去辦事。但我如今已覺得天地間除了我兩人矣。都是我們的仇敵。却是張開了血盆大口。想將我們吞下去。置於死地。所以一些事也不願意做了。只掏着一片誠心去愛這可憐的女子。日後如何。旁人的論調如何。什麼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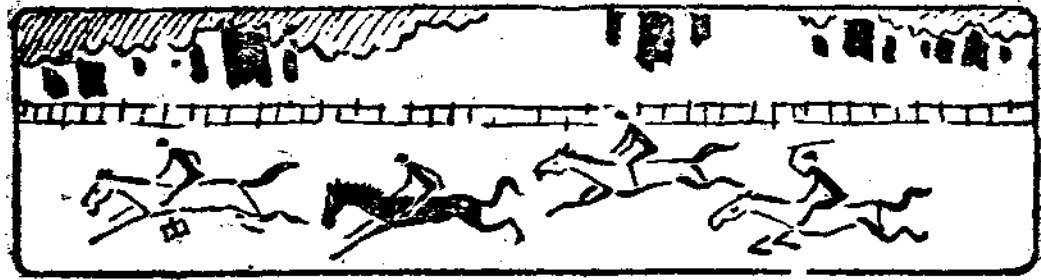


孤雁歸來

管。只。指。望。兩。下。厮。守。着。挨。過。這。無。聊。的。人。生。

他說了這一大篇話。氣也喘了。嘴唇也泛白了。那羸弱的軀幹。也不住的顫着。我便勸慰他道。人生觀果然很悲慘的。但我仍望你回復從前樂觀的態度。須知道你們俱在英年。前程正可有為。不可自棄。孤負上天給你的一付好材料。他聽了。也不回答。只向我慘然一笑。一會他告辭去了。我送他出門。只呆呆地望着他的瘦影。一蹙一蹙。遠去。心中甚是替他惋惜。這樣一個人。才。竟弄得如此。進了門。不覺仰天長嘆道。造物使者。啊。你捉弄人。可真夠了。

金錢。是。不。容。易。來。而。易。去。的。他們倆手頭所攜有限。不多時漸漸告罄了。後來沒有法子。只有將衣服器用等物。暫向長生庫中典質。可是衣服器用。也是有限的。不久自然也完了。我幾次苦勸他教他出去辦事。竟一些不聽。只得由他。我經濟寬裕時。有時也略略接濟他們些些。他們後來從旅館中搬了出來。在虹口租了一間小小的樓面。陳設只有一床。二椅。還有些簡陋的什用東西。二個可憐的人。就蝨處在裏面。度他們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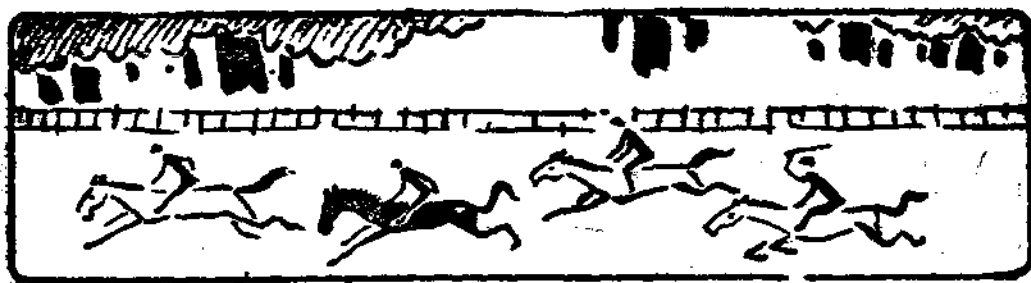


孤雁

苦的光陰。其時兩方面家庭中。都早已知道。沈空花的父母不過出來催了幾次。教他回去。可是他一輩子情願窮死在外。不願歸去。李逸芝的家庭裏。可就不然了。加着後母讒言。伊父親便要登報申明。可是舊社會中人。對於女子。在外面有情人。是引爲奇辱的。因此伊父親轉念一想。似乎於自己面子有關。便取消了這個心思。却寫了一封信來給伊。就算和伊從此脫離父女關係。

後來他們委實窮極了。全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忙。總算勉強一天天挨過去。然而朋友的幫忙。不過是暫濟燃眉之急。畢竟不能長久的。我時時把這話去對他說。勸他另想法子。總要仍舊做事纔好。他這時也覺得如此度日。到底不是一件事。無論如何。將人生看破。要逃去生活兩字。終是不能辦到的。可是這當兒。交易所因爲他好久不去。早已回絕。一時要覓其他職業。真是要比登天還難。那時候有一個姓金的朋友。是在一家洋行中當寫字的人。也很漂亮。而且還沒娶妻。他也是助他們經濟的一份子。然而他的慷慨解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過見逸芝生得貌美。想用金錢來買伊的心。

歸來



罷了。

女子的心。本來同風中楊柳一般的。久之。李逸芝的一顆芳心。果然給黃金買過去了。我聽了這種消息。倒很爲沈空花慶幸。因爲長久這樣下去。結果一定是很悲慘的。現在和逸芝脫離了。或者可使他重新振作起來。也未可知。

殘秋到了。自然界頓時起了一種荒涼的景象。令人生出無限悲感的思緒。一天他寫了一封信給我。教我到他那裏去。我便走去訪他。他租的那間小樓。委實窄狹得很。黑黢黢地。差不多和鬼窟一般。細弱的亮光中。但見他躺在床上。面肉全削。瘦骨嶮嶮的。是可怕得很。他見了我。發出低沉的聲音道。我寫信請你來。並沒有旁的事情。想和你談談罷咧。我和你是文字上唯一的朋友。各人都知道各人心事。友誼之深。無異手足。現在我什麼都看透了。簡直不願再張目。見這萬惡的世界。唯一的希望。便是一個死字。好在如今已得了吐血之病。或者去我的目的。已不遠咧。說的聲音益發低了。這時我見他並不提起李逸芝的事情。諒已撇在腦後。心中倒很替他歡喜。因也不敢提起。



孤雁

歸來

恐怕再傷了他的心。接着就又勸他道。你這種病。是極容易好的。我從前也有一個朋友。和你患着同樣的病。經過醫生診了幾次。竟霍然而愈。而且身體比未患病前又來得強壯咧。老友。我瞧還是明天和你一同回鄉。將身調理好了。將來前程遠大。不可說這般不祥的話呢。他聽了。執着我的手。慘笑道。老友。我很願有這一天。

明天吃過午飯。便與他坐了黃包車。一同到火車站。他的家鄉。是在吳淞。離上海非常近的一天。也可以來回幾次。我們到了車站。便進月台。車中已有多人。這時西風甚緊。一陣陣吹來。都覺得十分寒冷。回頭瞧着沈空花。病骨支離。只不住地在風中顫着。形狀甚是可憐。一會催行的鐘聲已動。我們兩人。便一同上車。剎時間。車輪轆轤而去。探首外望。已離上海很遠了。他忽然對我道。老友。我此次回去。真好。像西風中的寒雁。孤另另地悲鳴着。歸來。這是何等景象啊。說着。忽然唱起武家坡中的幾句來道。「薛平貴。好。一如。孤雁歸來。」音調很是悲涼。一時車中乘客。一個個回頭來看。面上各現出錯愕的神色。以為他是有神經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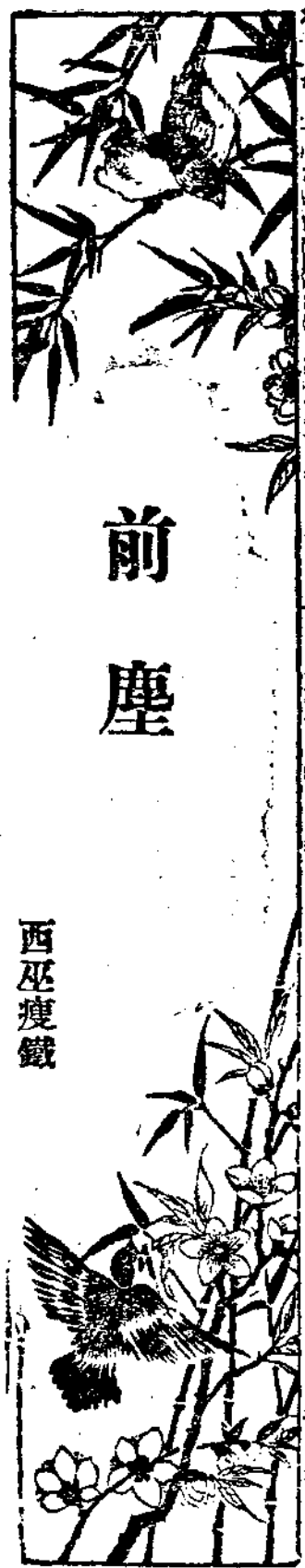
唉。一枝美麗的春花。可惜給造物。使者。躡。蹂。得。不。像。樣。了。

＊霽虹室叢談

馮霽虹

殷乾字一清。號五泉。明代人。居蘇州橫塘之花園村。少有清操。讀書一室。有徽商之賸。夜奔峻拒。不納。又晨起如廁。見賊竊其物。避匿他所。任盜去。終不發其姓名。嘉靖己酉。登鄉舉。官江西德安令。尚風化。重賢良。興利革弊。以清耿稱。節度推官某。與公有舊。勸其毋忤上官意。公曰。職有三。不願身與家與官也。惟識朝廷。不可負清素。不可溜耳。秩滿歸。囊蕭然。士民臥轍悲擁。不得前。公笑吟曰。仰面青天無媿色。回頭赤子有餘情。已調廣東龍門縣。龍門煙瘴。地多盜賊。難治。公下車重禮宣教。輕徭薄賦。羣盜屏迹。鄰縣峒寇發。所在屠掠。每過龍門。必相戒曰。毋犯殷青天治也。去之日。民遮道泣送如前。後改任郟城。教授修學官。又遷楚王府紀善以卒。

范允臨字長倩。亦明人。文正公十七世孫。光祿卿惟丕子。萬歷乙未進士。官雲南提學僉事。奮欲以功名自効。值鳳克陷武定。猝圍會城。巡撫委允臨城守。百端備禦。賊遁去。尋生獲克於安南界上。允臨遷福建參議。未至任而歸。築室天平之陽。流連觴詠。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遨遊山水間。尤工書法。與董其昌相伯仲。遠近爭購之。著有翰寥館集。崇禎十四年卒。年八十一。享林泉之樂者三十有八年。子必英徙郡城。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



前塵

西巫瘦鐵

也。許。他。禁。不。住。這。悶。在。胸。中。的。悲。哀。所。以。叫。我。移。到。紙。上。來。的。罷。

這件悲哀的故事。離現在已有七八年了。可是在他心板上却一點沒有模糊的現象。而且反覺得一天天的深刻起來。差不多要將他窄窄的心房。鏤刻得幾乎沒有餘地了。在那個時候。他祇有二十二歲。是個又偏私又驕傲又自信的青年。而且還有點夠他遊歷夠他自奉的產業。因此他可以不受環境的支配。不受金錢的壓迫。自由自在。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意志。但是不可避免的青年流行症。却依照他的年齡侵襲了他。於是他常常嗟歎。常常自己覺得不幸。甚至於對他日常的快活生活。也覺得有些憎厭。爲了這樣。他便向女學生隊裏去找尋。又向倡門中去羅致。想把這平淡單獨的生活。變得複雜有趣一點。可是一切都合他的心意。他以為女學生太驕矜了。又以為倡伎太狂蕩了。見了這些。反使他頭疼。使他氣悶。使他忿怒。

有時竟使他對於這找尋羅致的事情灰心。他所希望於女性的是要又緘默。又有禮。又美好。而待他又順從。又迷戀。又細心。那末他日常呼吸的空氣。可是變得豔冶熱鬧。而又細膩。一切嗟歎不幸。都可以驅逐了。但是叫他到那裏去找呢。祇不過從心頭起些溫柔的甜夢和隱密難言的期望罷了。

一場可以引人的劇烈的事情。是他二十二年來不曾經見過的事情。如今他似夢般的照入於眼簾中了。他全部的靈魂都安放在伊的姿容。伊的聲調。伊的舉止上面了。直到伊開口問他的姓名時。他才從驚訝中恢復過來。倉忙地回答了伊。這個樣子。簡直把夏開文引得直不起身子來。祇是彎着腰狂笑。大約過了三四分鐘。他們方纔安坐飲酒。而伊則往來蹣跚給他們斟酒添肴。每當伊走近他時。他總想伸手過去擁抱伊的頸子。但是手還沒有舉起。就頹然的停住了。本來伸手擎物。是人們極自然的一種本能。如今面前陳列着極心愛的東西。却不敢伸手去提擎。這又是什麼呢。這時他很想回復到孩子時代。因為孩子是見物就可以擎的。但是他怎能夠呢。也許他的隱祕的想念。在臉上顯露出來。所以開文在向他微笑之後。便叫住伊道。『阿玉。你們樓上有空麼。』伊向他們的臉上看了看。便把頭一點。引他們向扶梯那裏走去。那是一間小小的客堂。對街河開了兩個窗子。窗上用淺綠色的薄綢糊着。室內陳設些簡單的傢具。頗

有清潔瀟灑的意味。一壁牆上掛着一張西洋裸體畫。一壁挂着兩個伊的照片。看上去也覺得非常動目。正中掛着一盞五十支光的電燈。燈罩是紅地白花的。在久慣于煤油燈上的人們。驟然間到了電燈下。自然沒有不滿意的。所以他和開文走進這間客堂的時候。同時臉上顯出一種極舒服極暖神氣。伊請他們坐了。然後低聲向他們道：「這兒好麼？」他們便微笑地應了一聲。催伊把酒具肴饌都搬上來。伊在室內週旋了一會子。然後慢慢地走下樓去。在這個時候。他感到伊是給了他不少的眼線。不多時伊搬上酒具來。又回下去搬肴饌。每一次上下。他覺到伊還在挑逗他。迷惑他。于是他像喝了葡萄的眼淚般的昏暈起來。那出火的眼光。祇在找尋伊的整個的身子。

一切都搬到樓上來了。在伊胸前可以看出伊已在微微地喘氣。於是開文叫伊坐着不要再上下。休息一回。復再去拿東西罷。伊並不拒絕。便微笑地坐在他的旁邊。這個正合他急切的需要在伊還沒坐定。他早就把兩隻出火的眼睛向伊凝視着了。伊有一張嬌豔勻整的面孔。還帶着一種不可比擬的粉紅色的容光。蓬鬆的頭髮垂到兩鬢邊。很足以表示伊嬌慵的身分。緻細地看了之後。藏在心頭的火柴。不覺給伊燃燒着了。他覺得苦悶。覺得厭倦。但是他又不忍離開伊。伊浸在燈光裏的肌膚。真有一種美麗的絲絨的色。

彩使人不能逼視。又使人不能不視。伊也覺得他的視線不斷地在伊身上打迴旋。於是伊就立起身來。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低低說道：『你看什麼呢？喝一杯酒罷。』他聽了這調琴上彈出來般的聲音。肩。上。又。經。這。軟。綿。的。手。的。壓。迫。自然他是十二分的服從了。再也沒有違抗的力量了。他擎起酒杯。一口氣喝了個干淨。心底裏覺得非常的滿意。他想驕傲他的朋友。驕傲一切。但是他立刻發現那坐在對面的朋友似乎含着忿怒的樣子。

十二點鐘以後。他和開文已醉得把高尚的神經都麻木了。他們任意地取笑伊。嘲諷伊。而且都自承深切地戀愛伊。但是時間不爲他們稍留工夫。他們的疲倦又催促着他們。於是他們不得不下樓歸去。在跨出門限到街上的當兒。他又用心地賞鑑伊苗條的身材。纖細的腰肢。覺得這個女人真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可愛。走了幾步。他便問道：『這女人真奇怪。你想怎麼？』開文大笑道：『這病症要開始了。好朋友。我是已經痊癒了。但是你却要從我們走過的路上走一遭的了。』他道：『不會的罷。你看我還是第一次會面呢。』開文依舊笑道：『味韻看罷。十日之後……』這時他們已走到分路的所在。便說聲再見各自回去了。這一晚他躺在牀上。真正的瞢睡並不來。而且反生長許多記憶。伊探討伊的思想來。他把伊的姿容伊的

身材全記憶着。最使他記憶得清楚的。就是那畫着的兩片薄薄的嘴唇。那是怎樣惹人動火的東西啊。他又探討伊的生活伊的環境。還有開文對伊的態度。那是更須探討的了。他覺得開文這個人實在快要從朋友的地。位。轉。到。敵。人。方。面。去。自。己。應。該。怎。樣。防。備。他。或。者。怎。樣。離。間。他。他。想。了。種。種。的。方。法。但。是。沒。有。一。樣。滿。意。他。便。丟。掉。了。這。探。討。又。去。記。憶……忽然他覺得頭腦涔涔地不快起來。似乎可怕的沈重的病症快要發生的情形。于是他。又。搜。尋。這。病。症。的。根。原。可。是。急。切。地。這。根。原。又。閃。過。了。去。了。最。後。他。才。明。白。這。是。甚。麼。病。症。但。是。他。從。不。在。別。的。男。子。身。上。看。見。過。雖。然。預。先。付。度。過。一。點。却。總。以。為。不。同。可。是。他。自。己。却。決。定。這。新。病。症。叫。做。嫉。妬。是。愛。情。的。衝。動。也。是。男。人。們。公。共。具。有。的。惡。性。

第二天十點鐘。他才從甜蜜的迷夢中被外面的聲響驚覺了。一壁咀嚼這夢境的回味。一壁自己問自己道。『伊現在怎樣了。伊可記得昨晚的情事麼。伊可記憶我麼。』問了一千遍。又自己用滿意的口氣回對自己道。『伊正在記憶你啊。你爲甚不去看伊呢。』於是他覺得十分得意。從新又幻想起那個小小的客。掌來。幻想起開文含着忿怒的面孔來。幻想起伊纖細的腰肢來。而在這許多幻想之後。突然他的靈魂從一股不可思議的衝動戰慄起來了。因爲現在他已把伊看作又緘默又有禮又美好的女人。正是他所尋。

求的女人能把空氣變做豔冶的女人。他願意立刻看伊去。把這層意思對伊說。而且他還要求伊……但是那錶上的時針實在走得太慢了。他知道這不是可以去看伊的時候。對於女性的時間。無論如何是夜間。占着優勝的。這是的確的。電燈原是女人的極時髦的裝飾啊。

他裝着一副極大方極自然而又似乎不一定去找伊的神氣。跨進那全記酒店裏去。在那櫃檯後面帳桌的旁邊。伊正伶伶俐俐的坐着做活計。他向伊看了一眼。然後向一個年紀較大的婦人問道：『今晚開文可到這兒來？』伊聽見有人在問。忙着抬起頭來答道：『沒有來。先生——喝點酒去麼？』那婦人見女兒在打呼。也陪着笑臉照女兒所說的說了一遍。這十分趁心願的請求。自然他不會拒絕的。伊便給他燙了些酒。搬了些菜。在普通的地位請他坐了。很有幾次。他想到樓上去。但是總爲看和伊才第二次見面。不好意思說。這個在他心靈上。真是十分難過的事情。可是有一次伊給他斟酒。無意之間。他的指頭觸着了伊的皮膚。全身的血。竟劇烈地沸騰起來了。他趕忙縮轉來。但一種潛力。又把他的手指引了出。去。有意地再去碰伊一下。伊似乎不會覺着依舊和原先一樣的待他。有時跟他說幾句話。而且說到暢快的時候。簡直倚近了他的身旁。伊口中的天香。可以達到他的嘴唇上。于是他的靈魂迷醉得昏濛起來了。臨走的時候。

候伊更向他說道：「再見可愛的先生。」這可愛二字他聽了連骨節都酥麻了。他把伊的話反覆地背了一百回。到得自家的門首，他忽然說道：「請進去罷。可愛的先生。」說完之後，禁不住自己大笑起來。但是他漸漸地感到苦悶起來，因為他所得到的簡直天天是一樣的呆板的，沒有變化的，就是這可愛二字，也不覺得有特殊的滋味了。即使他此刻也在那小客堂上坐着，可也總比不上第一次的新鮮有趣。他對於伊對於喝酒實在覺得有些乏味了。不過在離開伊之後，總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引逗他去咀嚼伊的聲音。伊的樣子，伊種種動情的迷惑，于是他覺得痛苦，覺得不幸，覺得自己實在被伊戰敗了。他簡直沒有一些力量去治理自己，祇由着伊玩弄嘲笑，更做出種種醜態給伊看。

彷彿被電流引着般的到伊那裏去的時候，他的心房總是充滿着不安和戰慄，似乎一個罪犯到法庭上去受裁判一樣的難過。而他的一定要到伊那裏去也和罪犯的一定要到法庭上去沒甚差別。伊就是法官，而那小客堂則就是法庭。他坐在一隻靠近窗前的椅子上，等候着裁判。不多時伊走上樓來，擺好給他吃喝的東西。他見伊兩眼有些紅紅的，便道：「你哭了麼？」伊直截地應道：「是的，哭了一會。」他又問道：「甚麼一回事呢？」伊道：「他們勾引我，他們要我幹那不要緊的事情。」他微微地一驚，他知道自己實

在。也。是。勾。引。伊。的。一。個。而。他。最。後。的。願。望。就。是。不。要。緊。的。事。情。于。是。不。覺。有。些。難。為。情。起。來。便「哦」的應了一聲。不再說下去。伊也在另一隻椅上坐了發怔。忽然一個奇特的感想襲擊了他。他很想知道他們怎樣勾引伊。便問道：「請你明白地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一會事。」伊遂說起他們到這裏來後。便對伊起了歹意。他們攙着伊接吻。挽着伊的臂膀跳舞。伊便哭了。這段話說完之後。他也着實代伊生氣。很想罵他們幾句。但是一想到自己。便立刻像啞吧般的停住了。而且很想從此不再到這裏。因為伊不是可以勾引的人。勾引伊實在使人氣忿。但是他忽然向伊問道：「阿玉。我想你不要幹這樣生活罷。還是早點嫁個心愛的人好。」伊感動得又哭起來了。好久才道：「謝謝你。不過他沒有能力娶我。而我又要養活他們。」這個切心的他字一到他的耳朵裏。幾乎把他全身的官能都停止進行了。他哭泣了好多時。又哽咽着問伊道：「他是你心愛的麼？」伊道：「也許是這樣……」他搶着道：「我實在深深的愛你。阿玉。」伊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不能愛你。」他道：「不要說不能。請你老實說愛我不愛。」伊哭了。握了他一隻手。終於沒有回話給他。

他覺得天下的事情。怎麼這樣的不平。他愛伊這麼專一。這麼誠懇。除伊以外。一個也不會愛過。竟還有不

愛伊的人可以愛伊而伊也可以也許愛他這是什麼話呢是怎樣的事情呢
三個月之後他無意中走到這酒店所在的街上光景完全不同了店內祇有伊的他們而沒有伊了一絲
的舊觀也沒有一脈的前情也沒有可是在他心頭却深深地刻了這前情的創痕

◀ 本善室筆記 ▶

——(恨天童)——

●紫雲洞

距余村十里許之西溪香有紫雲洞乃天然巨巖堆積而成
與杭之飛來峯相彷彿故又名石屋洞中頗清幽一屆天暑余恆邀二三知友
作避暑遊不亞於莫干山也遜清嘉慶間有僧法宗居之遂於其旁建一小庵
香火頗甚洞口有聯云西溪鷺嶺金沙地東埠蓬萊石洞天相傳爲仙所題云

●望仙樓

鄉先生戴執中葉爾章同遊岳陽樓遇一羽客手攜竹籠中
置一螳螂談修行之道云此螳螂亦虫中之能修行者葉未之信方欲詢其故
瞬息間羽客已不知所往驚爲仙人歸里後全建此樓虛禱扶鸞降者乃呂祖
嘗有詩一首示葉云十年不見葉爾章今日相逢髮已蒼記否岳陽樓上坐倚
欄招手話螳螂嗣後仙乩頗靈驗卅年前猶見此樓今已圯久矣

● 錄 信 迷 外 海 ●

— < 鷓 儂 余 > —

讀第十六期懋桂之西人剪指甲之迷信頗饒趣味。雖是遊戲文章。要亦可覘風俗之一斑也。因亦憶及西人之迷信數則。亟錄之以供研究。

■ 牙牌數

西人每有事不能決。輒就卜牙牌。以定凶吉。其法反置牙牌桌上。混亂之。然後任取一張。以觀其數如

天牌	致富	五六	必有團體遊戲	四六	興訟
三六	宜乘車	二六	有贈衣裳者	么六	所行事必如意
六點	雖謹慎否則受禍	雙五	必得最佳位置	四五	宜于投機事業
三五	有顯貴者為友	二五	將有泛舟之游	么五	與情人有私會
五點	有葬事但非戚誼者	人牌	將外出飲酒	二四	遇詐騙或竊賊
三四	將飽受虛驚	么四	受債主逼迫	四點	有友人之書至
雙三	婚姻事必被阻	二三	不可購彩票及賭	么三	於田地中有所發明
雙二	止且失友人	么二	博否則巨大損失	三點	將有私生子
■ 噴嚏	同事有妬嫉我者	么一	外出必有益	地牌	得禍

星期一噴嚏 危險
星期四噴嚏 行事必順利

星期二噴嚏 與情人接吻
星期五噴嚏 有悲戚事

星期三噴嚏 有佳音
星期六噴嚏 與情人相會



哭癖記

白沙淚痕

淚。廬。主。人。曰。賈。長。沙。當。漢。文。之。治。死。別。而。哭。日。暮。途。窮。而。哭。為。兒。女。未。弱。冠。以。治。稗。官。家。言。負。盛。譽。生。尚。痛。哭。流。涕。長。太。息。論。者。每。謂。其。之。情。哭。為。家。國。之。憂。哭。為。上。下。古。善。哭。間。與。二。三。舊。雨。剪。燭。西。窗。縱。不。當。殊。不。知。人。之。傷。心。有。未。可。言。今。哭。為。山。川。土。木。哭。遂。至。無。處。不。談。天。下。事。生。輒。向。人。灑。淚。人。稔。知。喻。者。赤。子。墮。地。即。哭。可。謂。有。先。覺。哭。無。時。不。哭。春。風。吼。落。木。之。聲。秋。其。癖。於。哭。亦。不。之。異。而。朋。舊。則。不。之。能。蓋。人。生。自。此。一。哭。始。而。哭。乃。雨。釀。淚。花。之。點。熙。來。攘。往。淚。乃。無。無。秋。獻。者。因。之。往。往。不。懽。散。花。之。無。涯。如。童。年。孤。露。之。哭。少。年。頓。挫。乾。悲。今。弔。古。腸。真。欲。裂。烏。乎。搏。搏。晨。月。之。夕。人。顧。而。手。舞。足。蹈。生。則。之。哭。中。年。潦。倒。之。哭。暮。年。岑。寂。之。大。地。非。瀛。海。環。之。實。淚。海。環。之。耳。面。壁。雪。涕。聞。其。哀。聲。者。遂。大。不。擇。哭。加。以。傷。時。而。哭。嫉。俗。而。哭。生。離。白。下。憶。鳳。生。古。屈。靈。均。之。儔。也。年。乃。交。口。嘗。之。謂。有。神。經。癖。然。生。夙。

幼學。理事有幹才。持躬尤謹飭。舍善。哭。外。初。不。類。有。心。疾。者。生。摯。友。王子。心。竊。異。生。之。癖。性。嘗。潛。詢。其。痛哭。之。由。生。初。不。肯。吐。詢。之。至。再。乃。凄。然。曰。嗟。夫。吾。友。夫。羔。知。跪。乳。鳥。能。返。哺。吾。人。躬。受。大。恩。圖。報。無。日。豈。非。被。毛。羽。者。之。不。若。乎。天下。之。至。痛。事。孰。有。逾。於。斯。者。吾。十五。齡。而。父。故。未。一。年。母。又。謝。世。兩。遭。慘。劫。余。均。客。海。上。臨。終。未。一。面。訣。至今。每。一。廻。腸。而。至。悲。至。酸。之。淚。則。不。禁。奪。眶。而。出。猶。憶。吾。父。之。逝。吾。母。電。召。吾。歸。計。程。可。得。一。面。詎。耳。且。肄。業。處。有。舊。戚。居。其。間。可。蒙。照。拂。故。遇。假。期。則。移。居。戚。家。無。事。蓋。棺。矣。吾。覩。狀。倒。地。慟。哭。吾。母。聞。聲。知。吾。歸。哭。益。劇。吾。妹。吾。弟。亦。相。繼。哭。嗚。嗚。嚶。嚶。竟。至。不。能。達。一。詞。繼。見。吾。母。悲。太。過。乃。遏。淚。而。起。持。巾。拭。吾。母。淚。吾。母。淚。着。吾。面。如。雨。點。吾。心。乃。如。刀。剜。仰。面。承。吾。母。頰。而。大。慟。少。頃。竟。暈。去。遂。昏。瞶。無。知。迨。清。醒。則。已。翌。朝。矣。嗟。夫。吾。友。金。陵。學。校。林。立。而。必。欲。遣。吾。負。笈。於。外。者。蓋。吾。家。已。中。落。爲。節。金。錢。計。余。欲。電。召。汝。歸。汝。母。勿。允。謂。如。此。

炎。天。何。忍。令。我。兒。跋。涉。嗣。余。見。狀。
 不。佳。乃。電。促。汝。歸。汝。母。至。臨。終。之。
 日。忽。謂。余。曰。鳳。兒。明。日。可。歸。姑。殆。
 有。函。促。之。邪。惜。我。不。及。待。矣。果。逝。
 於是。日。溽。暑。薰。蒸。未。敢。待。兒。歸。迨。
 兒。抵。家。則。已。蓋。棺。矣。姑。母。本。傷。心。
 人。言。竟。淚。垂。如。綆。而。吾。心。則。痛。不。

可。止。吾。淚。乃。簌。簌。落。烏。乎。慈。母。之。
 恩。昊天。罔。極。風。木。之。悲。詎。有。盡。期。
 邪。嗟。夫。吾。友。子。知。天。下。慈。母。愛。子。
 之。心。縱。自。身。有。何。疾。苦。終。不。忍。使。
 其。遊。子。知。吾。母。疾。革。時。之。不。肯。喚。
 吾。歸。亦。以。此。也。爲。人。子。者。何。以。堪。
 乎。吾。方。寸。靈。台。既。抱。此。闕。憾。故。偶。
 盈。盈。嗚。嗚。之。聲。又。作。矣。

一。悵。觸。則。淚。垂。如。綆。而。吾。乃。以。善。
 哭。著。矣。烏。乎。春。風。匪。風。皆。吾。哭。聲。
 秋。雨。匪。雨。皆。吾。淚。點。彼。汎。汎。者。笑。
 之。怪。之。呵。之。斥。之。吾。一。不。之。顧。吾。
 唯。念。塵。世。之。傷。心。人。無。過。於。吾。者。
 吾。不。哭。誰。當。哭。乎。生。言。至。此。淚。目。

情天痴語

陳飛

我。之。情。人。永。不。死。我。之。眼。淚。永。不。竭。
 必。單。方。面。的。戀。愛。始。能。持。久。
 水。晶。簾。下。看。梳。頭。是。人。生。第。一。樂。事。
 真。美。人。必。多。愁。多。病。
 美。人。對。花。恆。易。勾。起。無。限。傷。心。事。
 世。上。無。美。人。河。山。將。變。色。

但。求。化。作。女。兒。身。爲。美。人。侍。婢。
 受。美。人。一。盼。雖。死。無。所。憾。違。論。其。他。
 死。後。之。靈。魂。不。知。果。能。與。意。中。人。接。近。否。
 願。終。其。身。爲。美。人。司。洗。硯。磨。墨。之。役。雖。至。死。
 無。怨。矣。
 非。有。豔。福。者。必。無。做。鎖。台。奴。隸。之。希。望。

物美價廉

大聯珠香烟

高等國貨



育英堂



裕公堂

新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東升。咄咄強鄰。咳呀。得會。經濟戰爭。百般貨品齊運進。會經營。我全融呀。都被吸盡。咳呀。得會。無形鯨吞。

二更二點月生光。我國市場。咳呀。得會。國貨提倡。南洋公司。苗自強。大改良。新發明呀。各種香烟。咳呀。得會。大可揄揚。

三更三點月正明。軟包長城。咳呀。得會。價廉味醇。不問男女老少們。都歡迎。味不變呀。製法真精。咳呀。得會。煞費苦心。

四更四點月色新。國貨製成。咳呀。得會。同胞聽清。南洋公司。新出品。大長城。全龍牌呀。烟界明星。咳呀。得會。國貨精英。

五更五點月將曉。親愛同胞。咳呀。得會。刷新頭腦。買貨要把國貨找。好烟草。聯珠牌呀。提神醒腦。咳呀。得會。我國之寶。



小小說

扶道黃



(一)

一樹的鮮花開得十分姣豔。一羣狂蜂浪蝶徘徊其間。戀戀不捨。愛花的人。摘了幾枝。插在瓶裏。或佩在身上。做裝飾品。那知薄命的花。不到幾天。便萎謝了。狂浪的蜂蝶也另覓別處的鮮花去了。愛花的人。把身上和瓶裏

小小說

的殘花。一古腦兒。拋在門外。給行人殘踏了。咲鮮豔時。就愛惜。萎謝時。就殘踏。世上那裏有愛花的人呢。那裏有愛萎花。一如鮮豔時的人呢。有之。就是那葬落花的泥土啊。

(二)

在蜜月中。他對伊說。「你是我靈魂的掌握者。也就是我生命的司舵人。我願一生做我安琪兒的牛馬。我願把我畢生的幸福。完全任你享用……」伊聽了。真是感激萬分。以為他們的愛情。必可至於天長地久。永遠不會變遷的。

(三)



人沒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過了幾年他們的子女一個個多起來。家務也一天天繁雜起來。這時伊好像是一朵嬌嫩完美的花兒。受了風雨的摧殘。就秋波失媚。容顏憔悴。喜新厭舊的他。對於伊的情愛。已由熱烈而淡漠。

由淡漠而厭憎了。

(四)

他和伊離婚了。他又和別一個女子結婚了。在蜜月中他對伊說「你是我靈魂的掌握者。也就是……」

避暑軒隨錄

佛心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莫做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勞。形不勞。則怠惰易。敝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樂生於憂。清閒之

人不可惰其四肢。言發於真誠。則心勞不逸。人自久而信之。若作偽任術。一時可欺。人持久必敗。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古人。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慾。不耐煩。幹不得事。不忍氣。做不得人。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

香溪瑣游錄

徐公達

甲子之春。三月既望。王子晉笙慕香溪之名。堅邀余伴。蓋以余生長於是。更凡勝蹟所在。未有不足跡所駐也。香溪一名木瀆。姑蘇一鎮也。不乏名山佳水。以供文人雅士之玩賞。且有小蘇州之稱。以其羣商雲集。居民廣集耳。是日也。天氣晴朗。微風振衣。余等搭頭班滬甯快車。抵蘇站。時方九下。卽雇馬車至胥門。步至輪埠。時瀆輪猶未駛至。迺小坐作憩。約逾半時。驟聞汽笛一聲。方知彼輪已在迎客矣。於是購票登舟。舟身雖狹。而駛行尙速。抵瀆時方亭午。在余家午餐後。以時間之預定。不暇少息。卽往遊靈巖（山名）。途經山塘。約半里而抵山麓。自下望之。山不甚高。及曳衣而登。則覺愈上愈高。蓋其山路之蜿蜒盤旋耳。山半有亭翼然。顏曰迎笑亭。蓋築此以資遊客之憩息者。是

時余等已力憊不支。於是止步於亭畔。下顧道上行者。細小逾恆。幾有人蟻馬豆之譏。移時鼓勇復上路。滑難行。不若先前之平坦。蓋其勢愈高。則其徑亦愈崎嶇矣。余等奮勉前進。身心爲劬。然卒造絕巔。有志竟成。信非謬也。遙睇太湖。浩浩蕩蕩。茫無際涯。而風帆浪楫。隱現於萬頃煙波中。委肆渺莽。不知其所不啻。登玉霄金闕。而望六洲三島之仙蹤也。又行數十步。得一古刹。刹名崇報。有楹聯云。乾淨地。常來坐坐。太平時。早去修修。語頗冷雋。觀此禪窟。機鋒彷彿。晨鐘暮鼓。使人自省不少也。入內。寺僧烹茗飲客。予等正以偃僂上山。力竭口渴。趣飲之。無餘。覺味甘可口。寺後有塔高聳。凡九層。惜毀圯不堪。鳩鵲占巢矣。去之。則爲新建之鐘樓。拾級而登。見一巨鐘。懸諸樑間。以木鳴之。聲達數里。樓下爲地藏王像。兩旁爲十殿閻羅。莊容嚴肅。令人起敬。出寺折而西。至相傳之吳王寵妃西施梳粧臺畔。視之初無足異。惟一光明之磐石而已。復至仙人洞。洞塞無道可入。且榛莽荒草。不容涉足。折而至韓蘄王碑處。見是碑廣大無比。矗立雲霄。大有凜凜乎不可犯之勢。碑上書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大字。筆畫遒勁。定爲當



時名人手筆。下端蠅頭小字。不計其數。惜歷年已久。隱約難辨。至是王君喟然歎曰。觀此巨碑。可知當時韓王之爲人矣。余唯唯。時夕陽漸下。烏鵲歸巢。遂相率尋路下山。途經嚴園。王君雅不欲以時間之短促而棄此園。於不顧。乃相將入。入則爲一曲折小廊。廊盡爲荷花廳。廣而且敞。兩旁楹聯滿壁。纖塵不染。中置桌椅數事。胥皆青石砌成。以手撫之。則覺冷入掌心。盛夏居此。不啻深秋。廳前有池。畜金魚。或沈水底。或浮水面。游泳自如。一若自鳴。其得意者。隔岸假山。粲粲有若獅者。有若虎者。有若老人者。類皆玲瓏奇巧。歷數轉而抵一亭。亭高出園宇。自亭四眺。則鄰舍櫛比。炊露佈空。旋下。至桂花廳。庭前桂樹成蔭。浙浙作聲。仲秋過此。其芬芳馥郁可知也。退而至楠木廳。廳式如舟。故亦稱岸船。廳之木材皆爲楠木。試以小石黏之。果堅貼於木。斯可察其爲真料也。又有望月樓。據云是樓有絳鬼出沒。故雙扉深扃。不得登繼。而進一洞。廣尺許。纔通人。余等僂僂而入。光線頓滅。不辨人物。惟覺苔蘚徧地。蛛網滿佈。耳數不十武。忽豁然開朗。幾疑爲別一洞天。竹樹茂密。綺麗清幽。胸襟頓暢。繼審之。方知洞盡而身入竹林矣。斯



香溪瑣遊錄

四

時暮色蒼然。余知不可乎復留。急僱王子出國。比歸。余母已治肴待客矣。翌日。余等黎明即起。作荒郊行。是時行人寂然。耳所聞者。彼報曉之鳴雞聲也。目所覩者。彼含羞之旭。日升也。微步其間。第覺冷風拂襟。精神爲振。余久旅瀛濱。污氣填胸。得此一拂。曷良多。午後。買舟作天平山遊。幼弟振東聞而欲往。遂與之俱。天平山者。香溪名勝之最也。距市約八九里。又稱范墳。宋范仲淹之墓在焉。山雄而奇。不可言狀。時舟抵半塘。水淺不能進。於是舍舟登輿。是處風俗相沿。肩夫大多以婦女充之。而其足力之強健。固不少亞於男子也。途中望天平。則錦峯縹渺。高插雲霄。見之不寒而慄。輿止於高義園。入內爲一精舍。遊客方圍案飲茗。屋中植碑二。爲清乾隆帝之紀遊詩。寫作並茂。摩讀之下。追慕之心油然而生。屋後小徑。奇石突出。有壁立如屏者。有挺立如竿者。有飛翔如鳥者。有蹲伏如獸者。蜿蜒而前。得一屋。曰咒鉢庵。身入其中。惟覺遍體清爽。似入別一世界。蓋屋之四周。圍以密竹。風吹樹動。颯颯作聲。窗外泉水由壁隙滴瀝而下。盛之以孟作鐘。磬聲一碧。瑩然澄可鑑影。所謂鉢孟泉者是也。掬泉飲之。但覺滿口芬芳。不



易多得。發茗未及半時。余弟已作不耐狀。曰：癡坐何為。盍登雲上以窺羣山雲峯乎。時余以佳茗難得不忍。即去。而彼已起曳余衣。亡何遂與王子等俱出。向左行。則見兩壁對峙。中砌石磴。狹不容人。余等側身而登。胸背已觸。設身軀稍昂者。必不可登也。其徑曲折盤旋。或起或伏。頗不易行。仰窺天日。僅露綫光一線。天之名由是來也。移時至中。白雲燦廢已極。不堪過目。噫。如此勝地。乏人為之護惜。任彼塵污。滿沾蔓草。叢生豈不惜哉。更上為上白雲。一稱雲上。有石屋門。雖深鎖。然從石隙中窺之。則見中塑佛像甚多。都作偏袒跏趺坐之狀。返身廻視。則羣巒環繞。不啻有萬笏朝天之概。再上則荆棘塞徑。欲登維難矣。於是循道而下。時余以力疲。不暇少留。急相率乘輿。至原舟泊處。下舟即命啓棹。歸後。余已憊甚。倒榻而睡。矇矓中猶聞余弟與王子暢談聲也。十八日。余等以礙於行務。不克多留。即搭早輪抵蘇。由蘇回滬云。

★
★
★
★
★
★
★
★



素蓉館漫談

(續)

素蓉館主

自由戀愛結合的夫婦未必一定圓滿。買賣式的夫婦也未必一定不圓滿。總之只要能夠得到一個極相當的配偶。其名辭上之分別與形式上的新舊是毫無關係於實際的。

女子擇夫以才為標準者上也。以貌為標準者已次矣。至黃白物為標準者斯更下矣。直不足與言愛情。

淚為灌溉情苗的甘露。但有時亦失其效用。

「場面」是富貴人家的獨有權。決非一般窮措大所能得到的。我要問一聲。一輩歡喜場面的場面闊了。究竟有什麼利益。什麼榮耀。勞力喪財。不過博得旁人口頭上一聲無價值的讚美。於實際上恐怕沒一些利益。或竟有十分害處。有許多中下等人家。勉強擺場面。弄得債台高築。度日如年。家庭勃谿。釀成種種慘劇。唉。場面之害如此。世人亦可以悟了。

知道朱子家訓的人很多很多。但確能照他的格言而行事的。普天下能有幾人。

住洋房。坐汽車。吃大菜。娶姨太太。都不闊。誰能做大規模的墳墓。在一寸土地。一寸金的上。海南京路上才算得闊。



人生是爲什麼的

武英

我到南京不上一個星期。這一天我在秀山公園裏吃茶。幾位同學的先散了。我獨自坐着。看見前面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個小孩子。女的也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我覺得那女子好生面善。仔細打量她。見她穿一件舊麻紗的短衫。圍了一條黑裙。面上到起了老態。她也對我看。我一下不敢招呼。他們就走過去了。不多時候。她重新回來問我道：「你不是筱喜嗎？」我說：「正是。你不是周宇鑫嗎？差

不多不能認識你了。」她說：「我是宇鑫。我們三年不見了。你還是這樣兒。我竟像了老嫗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我招呼她稍坐。她說家裏的人都在前面等着。我們即刻便要回去了。我說：「你現在是兒女滿前的人。怪不得自稱老人。」她歎口氣說：「你瞧。我狼狽到這般田地。還要取笑我做什麼。我前個月見着世蘭素貞。纔知道你去年到過蘇州的。你是有學問

人生是爲什麼的



人生是爲什麼的

二

的人。我有件事體。要請教你。我問過多少人。他們都說我有神經病。不大理會我。你把住址告訴我。明天來看你。今天來不及細談了。」

我把地址告訴了她。當下便匆匆的趕前去了。我心裏想道。周宇鑫在我們同學裏面。要算個有志氣的人了。現在怎麼這樣潦倒。看她開口就有什麼事體。請教不得。人們要說她有神經病。但不知道她因了潦倒。才有神經病呢。還是因了神經病。纔潦倒呢。

次日她大早就來了。坐還沒有坐定。就說：「筱喜。我請教你一件事體。」

我問她什麼事。她說：「我想了常久。人生是爲什麼的朋友之中。沒有人能夠回答我。反給我一個綽號。竟叫我周神經了。筱喜。你是見多識廣的人。請你告訴我。人生是爲什麼的。」

我回他道。宇鑫。你這個問題。委實沒有答案的。得意的人聽着是掃興的。不得意的就要發狂的。你爲什麼想到這三個字上頭去。

她歎了一口氣說道。這意思說來長了。不知你愛聽不愛聽。我說我很愛聽的。以下都是她的話兒了。



我自從出了學校門。我的父母替我招贅了丈夫。我這個丈夫和我的脾氣很合。但是我有心進學校去求學。却被我的專制家庭束縛了。所以現在弄得我好像山邊苗人了。後來我的性兒也漸漸的懶了。又生產了幾次。家裏不幸遇了不測的火災。都被火收去了。我父母都老病而死。留下了我們幾個人。衣食都不能完全了。所以今年到了親戚家裏安身。但住在人家。不是了局。因此再找個行業做。替人家縫補些衣服。勉強敷衍下去。至於朋友們。那有閒錢借給我呢。一天走在路上。自思自想。忽然想到了「人生究竟是爲什麼的」這一個問題。自從那一天到現在。幾乎我沒有一天不想到這上頭。有時候還從夢裏喊着人生究竟是爲什麼的。筱喜。你是有智識的人。像我這樣過生活。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嗎。



人生是爲什麼的

●理想將來的禦匪方法

范海容

年來國事蠅蟻。民生憔悴。軍閥政客等。都只顧爭權奪利。不顧保國安民。直弄得一般小百姓。叫苦連天。生長在風氣强悍那種地方的。就鋌而走險。和些歹人。合夥兒做盜匪了。所以羣盜如毛。猖獗日甚。東請觀音。西劫財神。委實好稱盜賊世界了。最近我們杭州城中。黃醋園巷內。俞姓家發生了一件匪劫案。乃是他家所雇用的男僕。嵎縣人。串通同鄉的匪徒。夜間三時內。應外合。劫去了幾萬元的細軟東西。還綁去俞家媳婦一人。後來那媳婦。幸虧乘他們不備的時候。乘車逃回。總算珠還合浦。不幸中之幸。可是杭州省城地方。人烟稠密。查囉森嚴。還有這種劫案發生。匪徒胆力也算大了。無怪各處鄉下。匪患日有了。我現在理想起來。世風日下。匪風日熾。差不多將來要無日無之了。那末人民當然都要想防備禦敵的方法。我想如住家的屋子裏。發明佈設秘密的機關。什麼陷阱。咧。電板。咧。暗室。咧。房子。都要造得曲曲折折。堅固異常。商家裝捺警鈴。咧。用團護。咧。行人必須要帶手鎗。咧。種種都須防禦。週到。使匪徒暗中不察。誤觸機關。或一鼓而擒的。或因而致死的。否則任匪猖狂。何日可絕啊。但是如此禦防後。那匪盜倒不能輕易入劫。非探實內中的佈置如何不可……以上所云。完全理想方法。但願我們安安逸逸。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人不願有防匪禦敵的事實發生。那末國家萬幸。人民萬幸。



醒了

伍鳴

翠玉剛出堂差回來。便問他房侍阿金道。今晚可有客人來過沒有。阿金道。陳大少剛才一個人來了的。他說請你到一江春去吃大菜。還有他……阿金話未說完。忽聽得電話機上的鈴聲。叮噹叮噹的響起來了。翠玉道。阿金快去接電話。如果是陳大少打來的。你就回答他。我出堂差沒有轉來。大約是轉局去了。阿金含笑點頭道。曉得了。即忙去接電話。聽筒裏傳過來的話兒道。「我是一江春。你是翠玉麼。呵。你原來是阿金。喂。阿金。我是陳……翠玉出堂回來沒有。你快請他來說話。」阿金道。伊剛剛回……說到這裏。翠玉發急道。阿金。你的心在那裏去了。阿金回頭笑着向翠玉道。你何必這般發急。這是老大那裏來的電話呢。接續又向電話筒兒說道。陳大少。翠玉剛剛回來。又到羣燕樓出堂差去了。伊向我說過。謝謝你。伊一時恐怕不能趕到一江春來呢。請你等歇叫局。伊還有

了

一



醒

了

話向你說咧。阿金說完了話，便將電話筒兒掛了。回轉身子，只望着翠玉笑。翠玉不覺啾他一眼，發噴道：「你爲什麼說我有話向他說呢？你看陳大少那個樣子，天天來歪纏他，真是餓狗子想吃天鵝肉了。他怕是在那裏做夢罷了。」阿金道：「他那裏及你的老大好咧。不過是他昨天還來吃了酒的，你今晚也應該應酬他一下才好。」翠玉道：「那是他自己歡喜來白相，哪他自己又歡喜用冤錢，並不是我有心砍他的斧頭呀。」阿金道：「陳大少本來只會天天吃酒打牌，用了冤錢還以爲有面子。你看他那裏能像老大那樣會媚你呀。」

二

看老大對你的樣子，比孝敬他姆媽還覺得親熱些。你叫他跪着，他就跪着；你叫他……翠玉不等阿金說完，指着阿金罵道：「阿金你瘋了嗎？這樣瞎三話四的，剛剛說到這裏，只見汽車夫老大一溜烟的跑進來，笑嘻嘻的走到翠玉面前，叫了一聲……接着說道：『我收拾了一部頂乾淨的汽車，請你去兜風好嗎？』」

陳子樵正在同阿金說話，忽的阿金把電話掛了。又聽說是翠玉不來，心中老大不快。又失悔，剛才不應該在朋友面前吹牛說翠玉待他怎樣好，怎樣好，無情打彩的，走回自己



坐位。只見馮醒吾叫的雲楚。周小青叫的大
喬。龐秋舫叫的老七。李楚材叫的小紅都來
了。一時絲絃亂耳。燕語鶯歌。個個都是興高
彩烈。喝酒取樂。獨有陳子樵一人悶悶不樂。
抬頭看見楚雲拉着馮醒吾的手。輕言細語
的不知說些什麼。祇見馮醒吾逼着楚雲問
道。後來怎樣呢。楚雲扭着身子搖頭笑道。不
清楚不清楚。別人家事體。不用你這樣耽心
呀。

馮醒吾張着一張大口。摸着那八字鬚兒帶
笑說道。不是我老馮吹牛。我早就有點明白
了。我也不是瞎子。橫豎我也不是召傢伙。他
同汽車夫要好。與我什麼相干。不過是當姑
娘的。也要自己尊重點才好。像他們那樣拆
爛污。做客人們的也要灰心了。就是你們守
規矩的姑娘們。也怕要受他們的影響啊。楚
雲跟堂的老五接着說道。馮三少這話真是
不錯。於今堂子的飯真個不好吃了。都是被
一般爛污姑娘弄糟了。客人們也就灰了心。
我們生意就冷淡多了。不說當姑娘的怨煞。
就是我們當阿姐的。也吃厭了。楚雲接着向
馮三少說道。誰說你是召傢伙呢。如果客人
們個個都像你這樣精明漂亮。我們當姑娘
的連稀飯多沒有吃了。說着又望醒吾一笑。



醒

了

四

說我這話對不對。馮醒吾笑着摸摸他那八字鬚兒說道。我這鬚子并不是老滑頭呀。陳子樵看着楚雲合馮醒吾如此要好。看得眼熱了。不覺得失聲嘆了一口氣。馮醒吾看見陳子樵一副不高興的面孔。心中也就明白。因為翠玉看不起他的原故。本想乘此勸他幾句。但是當着許多人。說出來恐怕他難為情。便轉口說道。翠玉既然沒有來。你再叫個別的局來談談。解解悶兒可好。陳子樵道。你是知道我的。除掉翠玉。我就沒有別的。堂可叫了。楚雲笑道。我來替你薦一個堂是清信人。陳大少你道好不好。李楚材因為小紅要同他去看文明戲。心中正想早走。即便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可以散席罷。周小青却又阻止道。此刻還早咧。一壁老七暗中扯住龐秋舫的衣角。並不作聲。龐秋舫早已會意。當下便約他同席諸人道。我們在這裏沒甚意味。不如翻到老七家裏去吃酒罷。大家聽了都很贊成。李楚材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也不便反對。便對衆人說道。時候已經不早。我們打個六副頭罷。翻檯面的話。不必細表。且說陳子樵一到老七那裏。早就寫了一張局票去叫翠玉。誰知等了好久。翠玉依舊不來。楚雲便把他妹妹小夜明珠介紹給陳



子樵。陳子樵也應允了。一會兒只見小夜明珠。粧得齊齊整整的。由樓下上來。年才十三四歲。一種嬌小活潑天真漫爛的樣兒。畫也畫不出來。走到陳子樵身邊。叫了一聲陳老爺。隨即唱了一曲賣馬。唱得非常動聽。陳子樵倒也歡喜。連喝了幾杯酒。一會兒席散。馮醒吾就約陳子樵到大同旅社去。兩人走到散生路馬路上。看見一部汽車飛也似的來了。他兩人急忙讓開。還是馮醒吾眼快。瞧見汽車上坐的。正是翠玉合老大呢。

陳子樵跟着馮醒吾走進了房間。在沙發椅上坐下。因為今晚多喝了幾杯酒。此刻便不知不覺發起牢騷來了。他自言自語道。我老陳真是做了召傢伙了。別人家化錢去尋開心。我化錢去買氣。受我真是何苦來呢。唉。我先還把他當做知心的人兒。何以今天他竟這樣看待我呢。後來又轉念道。他在那天晚上。怎麼那樣的和我要好呢。當時要不是他的天癸來了。那我早和他打上交情咧。并且他還說要嫁給我呢。我把鑽戒送給他時。他又很鄭重的說。我出門的人。不應該把有用的金錢。賄化了。細味他這句話。是多麼體恤我。我今天不要錯怪了他。罷。想他們當姑娘的人。身體是不自由。到極點的。或者他因為

了

五



醒

了

應酬忙不能分身來應酬我。他以為我是他。最要好的人。一定不會怪他的。這也是情理上應有的事呀。但是剛才汽車上坐的。難道不是他麼。我真是吃醉了酒。在這裏做夢了。馮醒吾見他坐在沙發椅上癡癡呆呆的。不由得暗暗發笑。當下便走到沙發椅的前面。一張藤靠椅上坐下說道。老弟。你要是因為翠玉今天冷了你的場面。你從此就覺悟了。我還要恭喜你咧。我有一句話說出來。你真要氣煞呢。剛才你看見汽車上坐的不是翠玉嗎。你可知道同他坐在一塊兒的那個漢子。是誰。陳子樵道。我那裏知道。我昨天聽見

六

翠玉說他新近認識一個洋行買辦。或者就是這人罷。馮醒吾笑道。呸。你真是在這裏做夢了。那就是汽車夫。老大呀。早先在一江春吃酒的時候。楚雲早就告訴我了。可是你爲翠玉已經化了一二千塊洋鈔。他們當姑娘的一點兒良心都沒有。你雖是化了這許多錢。翠玉還說你是召傢伙呢。你剛才說那天晚上。翠玉因爲經期的關係。不然你們倆已打上了交情了。唉。你真是坐在鼓裏過日子。他那晚正是合汽車夫。老大在那裏幽會呢。我聽見老五說。他們在多福里租着小房子。你竟一點都不知道嗎。我看這種姑娘。實在



沒。有。做。頭。你。於。今。住。了。手。還。是。你。的。幸。福。呀。
不。然。弄。到。將。來。懊。悔。也。來。不。及。了。陳。子。樵。聽。
視。馮。醒。吾。說。出。這。一。大。篇。話。來。不。由。得。心。中。
感。激。連。忙。向。馮。醒。吾。作。了。幾。個。揖。說。道。不。是。
老。哥。這。幾。句。金。石。良。言。提。醒。了。我。我。老。陳。幾。
乎。被。人。賣。了。第。二。天。陳。子。樵。便。收。拾。了。行。李。
回。家。去。了。

陳。子。樵。回。到。家。裏。一。進。門。走。到。自。己。房。間。裏。
只。見。他。妻。子。伍。氏。手。上。拿。了。一。口。針。在。那。裏。
穿。線。縫。衣。服。伍。氏。一。看。見。他。丈。夫。回。來。歡。天。
喜。地。的。問。長。問。短。又。問。他。丈。夫。在。路。上。受。了。
辛。苦。沒。有。一。面。又。喊。張。媽。快。去。學。堂。裏。叫。小。

少。爺。回。來。一。會。兒。他。兒。子。阿。真。跑。回。來。了。說。
道。爹。爹。曾。說。在。漢。口。買。一。輛。三。個。輪。子。的。脚。
踏。車。給。我。的。呢。現。在。可。買。到。沒。有。我。於。今。在。
學。堂。裏。讀。書。你。看。馮。媽。還。同。我。做。學。生。裝。的。
衣。服。呢。陳。子。樵。這。時。看。着。他。兒。子。說。話。非。常。
恰。俐。真。歡。喜。得。了。不。得。回。頭。向。着。他。妻。子。伍。
氏。說。道。這。樣。熱。天。你。還。是。自。己。做。衣。服。爲。什。
麼。不。叫。裁。縫。去。做。呢。伍。氏。笑。道。小。孩。子。的。衣。
服。可。以。不。必。叫。裁。縫。做。你。不。知。道。於。今。工。價。
又。貴。便。是。我。自。己。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呢。
陳。子。樵。聽。見。他。妻。子。的。話。回。想。自。己。在。漢。口。
做。的。事。情。用。了。兩。千。多。塊。錢。還。受。了。些。閒。氣。

了

七



醒

了

不是馮醒吾提醒我。我。還。在。那。裏。做。夢。呢。於
今。看。着。賢。妻。愛。子。不。知。不。覺。的。滴。下。淚。來。道。

我。這。才。知。道。家。庭。之。樂。了。

八

……最之種種海上

龍雲倪

- | | |
|---------------|---------|
| 上海地方之最垢污者。 | 莫福州路若。 |
| 上海馬路之最熱鬧者。 | 莫南京路若。 |
| 上海橋樑之最高大者。 | 莫白渡橋若。 |
| 上海車輛闖禍之最多者。 | 莫汽車若。 |
| 上海華人商店之最宏大者。 | 莫先施永安若。 |
| 上海遊戲場之最完備者。 | 莫新世界若。 |
| 上海著作家資格之最老者。 | 莫王鈺根若。 |
| 上海文藝雜誌之最有精采者。 | 莫社會之花若。 |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廿五回

第廿五回 文過飾非大興口舌 得寸進尺別具肺腸

且說超英立在房門外頭。用力把門推了幾推。好似蜻蜓撼石柱。休想動得
分毫。原來裏邊被他們用彈簧鎖上的。只是一陣戲笑的聲浪。隱約吹入超
英耳鼓。但欲聽他們在那裏說些甚麼。萬萬聽不明白。究竟隔着一重門。

唧唧噥噥耳畔聞 苦難言語辨分明 幾番推拽徒勞力
那得門兒啓半分 縱屬友朋無弊竇 怎教儂不起疑
心

超英轉念一想。吾何不大聲的叫喚起來。不怕清椒不來開門。
書生計定高聲喊

快些來開門。

看他是 強捺無明火滿盆 暗思量 難道情人房內閉
我超英 豈甘遽帶綠頭巾 可恨他 三從四德都拋

却 欺我庸懦沒用人 沾染社交新惡化 文明誤認暗乾坤 自由本是尋
常事 如此行爲笑煞人 女子不能貞節勵 當官離異正該應 免得我
慈親氣苦親朋笑 牆茨喧傳作話文 沒世無妻還自在 只嘆息 胡塗月
老誤婚姻 那超英 一邊思想擊雙手 不住的 擂鼓般兒急叩門

清椒裏面難道沒有聽得嗎。如何超英等了好久。還不來開他呢。其實清椒早已曉得丈夫來了。他故意
要使他丈夫聽他們話笑。做出絕無一毫私弊夾賬的模樣。就算超英見着。必有話講。自不難掩飾過去。
打定心神步便移 彈簧輕拽啓紅扉 鶯聲軟語容堆笑 迎住夫君把話提

原想你 旁晚離家何處去

病體還剛好。吾終不信。

竟忘却 奔波勞動欠相宜

真叫事有湊巧。你出去未久。幸而我就歸來的。

其時有客來相訪

黃媽通報進內。我出去一看。豈知不是外人。

却原來 表弟臨門候起居 導引登樓房內坐 各詢近狀話偏多 方知他
東瀛遊學名初就 到今朝 謫返宗邦滬地過 特地趨前勤問訊 他說
的 久欽姊丈腹中書 清椒語罷翻身走 招引伊人見丈夫

此劉超英雖裝着滿肚子的不快活。然霎時間被清椒花言巧語說得有情有理。倒又發作不來。祇得拾起頭把那人細細觀看。

好一個 漂亮衣冠屬少年 面容油滑粉還添 一身打扮多流氣 不像掙
名讀聖賢 勉強招呼頭半點 見他是 躬身答禮欠周旋 分明局促藏無
地 滿臉驚慌赧兩顏 氣得超英難出口 欲言無語眼睜圓

半晌方才說道。清椒。你也太不經事。就算你表弟來此。難道樓下書房裏不好坐。便招呼到你房裏。太覺老實不客氣了。既說是你表弟。他姓甚名誰。從前我却未曾聽得你說起。豈非奇事。說得好。常言一表三千里。他和你畢竟是個甚麼表親。請你先說給我聽聽。斷不容你胡裏胡塗的欺人。超英一邊說。一邊偷

看妻子面上。可露出甚麼惶急的神色來。

只見他 依然粉臉滿含春 落落渾如沒事人 微笑嫣然唇展齒 說聲尊
重慢胡論 你既竟 臥房未許親朋到 儘可以 表弟陪談出府門 那佳
人 呼的一聲身向外 招呼男客下樓行 斯時呆了多才子 枉抱經綸少
理論

那人見超英怒容滿面。知道沒得便宜。正自不知如何是好。現在清椒要他下樓。尋思明明是放我趕速
走路。那裏還敢怠慢。在這裏延挨着受人恥辱。

硬着頭皮趨步走 隨清椒便爾下重樓 匆匆早把牆門出 後面佳人指示
週 只苦超英心打結 無能阻擋究根由

眼見自己妻子送了那個男人出牆門。然後慢吞吞地回到樓上。

聲聲冷笑超英喚 罕見這 冒失無知愧女流 賢表弟 初次登門橫受辱
算將來 六親斷絕始爲優

如今是文明世界。你也曾受過教育的。怎生還頑固至此。

我妻房。合當受爾終身累。你不該。使性增儂臉上羞。

他人那識得你是這般脾氣。

還認道。吝嗇多嫌親戚到。恐防破費故疵求。情人若欲私來往。

豈竟除了你府上。

無處存身作暫留。要叫他。白日躲藏君內室。分明是。自投羅網集愆尤。

這些須。淺明之理渾難解。真所謂。奇想天開類沐猴。清辯滔滔辭不

竭。把超英。玩諸股掌惱還羞。

超英答道。既果真是你家表弟。你何須要急到如此。催促他就去。正不妨言個明白。我得罪了人。當然要認差賠禮。你此刻見人已去遠。落得講這些鳥話。橫豎也無人證實的。你道我超英不已猜着你肚中念頭麼。清椒不覺撲哧一笑道。超英你有心要挖苦我呢。憑你一個人說就是。若是要評條公理。你且側耳聽了。我還有幾句話兒。索性指示你的迷途。好使你折服。表弟本是初次到你府上作客。客客氣氣。候得

你大駕回來。一見面就鐵青着臉。倒像人家開罪於你似的。啓口就埋怨一個不亦樂乎。若使換上你走到人家去作客。受這種腌臢。你還甘心坐在那裏不成。一張嘴。兩層皮。翻轉翻轉多是你。虧你倒說得好聽。不妨言個明白。他如果再想開口。你怕不要伸手掌他的嘴巴了。當時自己的面孔。惜乎沒人授面鏡子。你照照。現在人已被你趕走。風涼話自然由你去講。真個把這件事情去交托律師公判。不怕你不吃人家的虧。吾和你終是夫婦。忍耐些兒本屬無妨。日後你出去辦事。與人相處的時節。也肆展出這樣情性來。別人未必隨隨便便就讓你過去。我勸你還是留心點的好。

好一個 刁鑽促狹女班頭 他竟然 似假如真語氣休 超英是 默默低頭難對答 性成忠厚費綢繆 縱疑事太蹊蹊甚

恨自己沒有見地。輕輕的放他走脫。

賍證全無訴阿誰 回首重將妻子看 面容那有半毫羞

超英想到自己遇着如此的境况。幸福兩字從此休矣。

灰心立志前程進 倒不如 韜晦深山度幾秋 可憐我 養育之恩還未報

老母希望我的種種。悉成畫餅。

何從安插把身抽

清椒見丈夫不言不語。面帶愁容。不禁走近超英身邊。伸出一隻臂膊。攔在超英肩際。低聲笑道。看你像呆大一般。身子立在這裏。牽也不牽一牽。有話請坐了好說。也犯不着爲些小事。惱怒得若此。氣極了發起病來。又該我要倒運呢。在清椒說出這幾句話來。想安慰超英。誰知他不聽。又可一聽了這話。真不啻火上加油。萬萬再也忍耐不住。

抬身即便將樓下 逕啓牆門往外行 也不知 南北東西何處去 祇覺那

昏昏頭腦欠分明 清椒眼見夫君走 切齒磨牙罵不停

看他滿面的窮氣。雖讀過幾本英文書。那有甚文明漂亮樣式。算吾倒了八百年的楣。做了他妻子。若是遷就點。還和他陪伴幾年。看他今朝這種場面。他愛情也早已冷透的了。

機會難圖時不再 與他離異正相應 周家公子門楣顯 喏大家私數不清

何必要 眷戀窮酸名節勵 到後來 徒然吃苦過光陰

清椒此刻把心一橫。前前後後自己打算起來。准定一面和周紹文極意聯絡。一面和超英提出離異的話頭。不過我父親面前。終要怎生的設計。先破壞他翁婿的感情。而後可望成功我的志願。橫想豎想。一時倒想不出甚計較。

雙眉蹙縐春山黛 那顧當年伉儷情 恨未能 便向周門巾櫛侍 稱儂心

窮奢極侈慰青春 情知嚴父雖鍾愛 不近人情怎稟聞 思想再三無妙

策 見黃媽 登登足響上樓門

說道少奶奶。太太本說今朝定要轉來的。如何此刻還未見到。清椒冷冷的答道。吾又不是太太的蛔虫。焉能知曉。來不來隨他的便。就是要你多管做甚。黃媽笑說道。不是我多管。太太回來的。當然晚飯要多淘些米。不然人多不穀吃的。太太若說不轉。單單我們幾個人。便不消燒得太多。那末明朝可以沒有隔夜飯剩。省得重炒了。少爺奶奶嫌飯硬不好吃。清椒道。你自己去斟酌。就是不必來問我。

黃媽聞語回身走 座上多嬌又費思 至友季輝林氏女 夙諳律法信英雌

姑待我 與他商酌如何辦 行動終須慎重宜 那清椒 對鏡聊將雲鬢

整 然後便 衣裙更換下扶梯

黃媽走過來問道。天色漸漸的將近暗了。少奶奶又要往那裏去。太太少爺多不在家。叫我獨自一人看門。心裏未免有點胆小。少奶奶如其沒有事體。倒不如停一日。明早去罷。清椒道吾要出去。當然有要緊的事情。你怎來攔阻我。只消你關閉好前後門戶。天晚了把電燈火門開一開。有甚胆小呢。吾終未必在他處過宿。遲早點仍要回來的。黃媽無奈答應。清椒匆匆出了自己大門。叫了黃包車。逕往林府來訪。季輝看官們要曉得這季輝是個甚麼樣人。待在下略略的報告出來。

祖籍侯官頗有名 父營商業寓東瀛 早經拋棄中華籍 外族相依了此生
妻室早亡絃又續 良緣巧締大和民 產生一女三男盛 季輝是 居長
先叨蔭福頻 中日語言多熟習 聰明伶俐屬天成 卜得那 二親歡喜何
消說 况兼他 博古通今善撰文 旁讀西書研法律 良宵常愛對青燈
芳年十八文名溢 才貌居然盡出羣 自知他 祖氏原非三島籍 祇因着
父親歸化作和人 思宗國 繾綣深 滬北僑居懶轉程 父母幾經函促

轉季輝只是不應承 有時節 乃翁想女情難遣 買棹來滬望女身 定
省分明成倒置 女權膨脹自由人 萬金不惜嬌娃授 購置洋房屋幾楹
炊用廚司梳用婢 不須勞動費千金 比隣寓個英倫士 考取文憑法學精
公畢歸家無嗜好 獨居專喜閱書文 季輝偶爾成相識 欽佩英才似海
深 折節登門稱弟子 往還親密勝家人 幾年陶習功增進 丫角人皆辯
士稱 那一天 影戲場中看跳舞 恰與這 洪家嬌女座相親 交談大合
心中意 彼此殷勤問姓名 約日季輝先拜訪 清椒回拜過林門 你來吾
往常相聚 裘葛頻更友誼深 祇爲季輝無姊妹 門冷庭落只單身 自契
清椒多快樂 他心中 愈行不欲返東瀛

今日清椒逢着這萬分尷尬事情。所以想惟有和季輝商量如何可以離婚。他必定有所指點。
不多時刻林家到 侍婢相迎入內廳

季輝聽說是清椒來到。正苦一人坐在那裏寂寞不過。放下手中書卷。滿面堆歡的從裏邊走出來。便道

清姊。你是有幾個禮拜不來了。我弄得獨自一人。好不冷靜。畢竟你有了姊丈。忙得連朋友多拋却了。清椒忙答道。輝妹。你一見面。就歡喜說瘋話。確是我幾日沒得抽空到府上來望你。其實你可曉得我清椒現在嫁了人。不是享甚閨房的幸福。實似牢獄中待決的死囚。不過平時頸項裏沒有帶上一面枷。兩隻手沒有鎖上一條鍊。今日的清椒。那裏還是昔日的清椒呢。

語罷歛歛兩淚流。看他竟十分苦楚在心頭。季輝忙便呼清姊。何用傷心把玉體休。有甚爲難言直告。妹敢不思量善策與君謀。早難道姊夫有甚言欺侮。或者那姑媳之間意欠投。頑固家庭渾不免。何妨細訴事根由。

清椒連聲稱謝道。輝妹。

吾和你雖非一母同胞出。然而契誼還同手足深。冒昧相求言啓齒。諒情援助有真心。

季輝道。清姊。你的委曲。在我處儘管可說。

承蒙你 妹待我 我自然 姊視君 爲難儘可說分明 不須遮掩防人笑
反使他人意不甯 此刻清椒心內喜 低頭道妹聽吾云 洪門寒賤難文
飾 怎及甄家白又清 因此姊 一自結縞憂便集 怨爹娘 不應攀對這
門親 尊姑薄待難言盡 夫主相欺更不倫 那日裏 表弟遠臨夫出外

一時爲姊倒也未會想到頑固之家有許多的臭規矩。

故而便 招呼樓上坐談論 超英歸見生生怒

硬勁說表弟是滑頭的。季輝聽着笑道。姊丈和他初次相見。緣何就識他滑頭呢。這倒奇怪。清椒道。就爲他從前未曾見過。所以不相信。季輝道。姊丈說甚麼來。清椒道。

坐實我 藏放情人把表弟稱 切齒齧牙將姊罵 說道你 洪家根本本非

清 幸吾撞破你言搪塞

吾超英今宵若不回來。你們兩個。

怕不要 穩赴巫山會雨雲 愚姊當時惟有哭

想我不空白地。受着這種冤枉。氣呢不氣。

立時撞死最相應。嚇得那。年輕表弟身無主。不別而行就動身。我當時

兩足如絲移不得。惟有的。呆睜二目送佳賓。

等到表弟已經去遠。

超英是。加添言語將儂責。怪愚姊。放去情人鐵證泯。翻轉說來翻轉理

無非捉弄我當身。

季輝嘆道。照這個樣子。來了個親戚男子。姊夫就要出說話。挖苦你。真難怪姊姊動氣。究竟起初嫁過去的時節。他待你可好的麼。清椒答道。母子兩人。彷彿胸有成竹似的。一個陰陽怪氣。一個裝腔作勢。我終想大家日子淺。他不曉得我的性格。我不曉得他的意思。漸漸的當會親善的。

有誰知。光陰迅度仍如舊。絕少絲毫憐惜心。

可憐愚姊所處之境。告訴出來。也叫人齒寒的。

死不得來生不得。淚珠洗面好傷情。夫妻那有恩和愛。天促紅顏薄命生。

我所以 眼對銀燈常不寐 誰疼我 柔腸寸結苦紛紜

今日實逼處此。不避羞恥。與吾好妹妹講講。季輝聽着好不替清椒心中難過。便勸說道。清姊。照吾國規矩。夫婦乃人倫之始。終要想法。使得彼此和睦。勿常反目。人家方有興發的日子。姊夫食古不化。却是讀書人通病。姊姊有點地方。好原諒。須得原諒他一點。就是老太太有甚言語。可從的便從了他。不可從的。置諸不理。免了自己日常氣惱。弄成功毛病。原是自己吃苦。沒人可以替代你的。清椒一味搖頭。低首。只是在那裏揮淚。嗚嗚咽咽了半晌。勉強說道。妹妹勸我。我焉有不懂得你的好意。可憐我地獄滋味。實在挨受不住的了。季輝聽他這般說。定睛把他細細一看。哭得如雨打梨花。不禁大大裏憐惜清椒。真個遇人不淑。否則他無事端。怎會傷心到如此呢。後來畢竟林季輝若何援助他。且聽下回分解。



●公然的私奔

(河南)

▲倒也省了許多麻煩

宋門關孫某之女。年方及笄。微具姿容。曾於客冬。經月老之撮合。擬與眼光廟街張某之子某結為夫妻。並索聘禮三十元。白粗布三疋。

社會趣聞

卿須臾

旋因張某本係經營商業。以謀生活。豈肯違捨此巨資。以圖獲媳哉。乃於今正擱淺。誰意良緣難解。孫女情切。竟乘清明節。其父母進城燒香之際。私奔至張家。懇求翁姑。即行結婚禮式。聞孫某據張某派人報到喜訊後。以該女私自奔親。

有違父心。已氣成瘋癲。逢人非打即罵云。

●擲果遭拒 (北京)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一日下午九時。北京城南游藝園戲場內。有一時髦女子。年約二十餘歲。在場觀戲。前面坐一學生某甲。女見甲年輕貌美。亟思勾引。當用花一朵。上拴金戒指一枚。效顰潘安故事。拋在某甲身上。甲不解其意。將花擲回。起身而去。女見事失敗。面紅耳赤。亦羞辱避去。旁觀

者觀此趣劇。無不鼓掌大笑。

訂約換妻 (奉天)

彼此不吃虧

其妻各帶隨身衣服。兩方均不找款。韓邴兩人允之。已立契實行云。

女教員甯甯效英

皇

(奉天)

大連西崗平順街有韓文義者。不務正業。賴其髮妻金氏秘密賣淫。

(奉天)

大姨夫兼作小姨夫

藉以餬口。又有浪人邴其發者。亦依賴其髮妻于氏賣淫度日。兩人

有何用處

有某甲者。浙江人。年逾花甲。於光緒年間來奉。歷在外縣充當科員

之妻。同在一處打夥。乃韓某素與邴妻通姦。而邴某亦與韓妻通姦。

忽於夏歷三月十二日夜間。被賊將墳扒開。又將女屍拖在棺材外

等差。生有一子二女。及長。皆令入校讀書。長女已出閣有年。其次女

兩相姦熟。奈韓妻金氏特別吃醋。吵鬧不堪。被韓某毒打幾死。不能

邊。將死屍。上身衣服脫下。擱放在旁。並未拿去。只將女屍盜去。自古

珠。由初小畢業。而入高小。由高小畢業。而入師範。在校時。功課純熟。

相容。近日有人調停。令二人更換

有偷墳賊。多為財帛而來。此賊不

每屆考試。屢列前茅。校內師長亦

將墳扒開。又將女屍拖在棺材外

天資聰穎。少有姿色。父母愛如掌

珠。由初小畢業。而入高小。由高小

兩相姦熟。奈韓妻金氏特別吃醋。吵鬧不堪。被韓某毒打幾死。不能

邊。將死屍。上身衣服脫下。擱放在旁。並未拿去。只將女屍盜去。自古

珠。由初小畢業。而入高小。由高小

相容。近日有人調停。令二人更換

有偷墳賊。多為財帛而來。此賊不

每屆考試。屢列前茅。校內師長亦

將墳扒開。又將女屍拖在棺材外

天資聰穎。少有姿色。父母愛如掌

珠。由初小畢業。而入高小。由高小

稱頌之。去歲暑假。師範畢業。遂充小學教員。業將一載。詎年來男女社交自由戀愛之風聲傳來。該女因而誤解。其父因女年已二十有餘。每欲擇一佳婿。不料該女別有懷抱。凡有與之論婚者。均被嚴詞拒絕。而其父母由是亦不過問。遂抱放開主義。其姊夫某。早年同住一處。彼此眉目傳情。頓起染指之心。日久兩情繾綣。熱度增高。苟且之事。不言而喻。嗣其姊丈移居東關張宅院內。伊大有舍此不可之勢。每日前往串門。據個中稍息。謂該女教員確與其姊丈同宿同眠。儼同伉儷。其姊生心忠厚。亦無異言云。

●巧計盜嫂（京兆）

▲破題兒被老弟嘗去

順義縣河北村農戶金志仁。家資頗富。妻李氏。一胎生二子。長名金祥。次金祿。金祥在揚鎮藥行生理。金祿在家賦閒。性情惰懈。尤好漁色。去秋由志仁內弟爲媒。與金祥說妥。村左王守仁之長女爲妻。今正金祿赴他村觀戲。巧遇守仁之女。見其甚美。歸稟母求婚。母怒告之。謂此係汝未娶之嫂。金祿見婚不成。懷恨在心。屢謀劫奪。均失所望。上月四日。金祥完婚。金祿頓起不良之心。暗約同類密友。於是晚將兄金祥約至外院書房。設計灌醉。俟親友散後。金祿潛入洞房。與嫂同床。次日志仁往書房。見長子金祥在坑上酣睡。甚爲驚異。遂喚醒詢問。始悉昨晚飲酒過量。未入洞房。其父知有變。金祥亦恍然大

悟知受弟騙。急入洞房。向弟質問。

現習裁縫。女則依母漿洗為活。日

實罕見也。

金祿無言可對。金祥揪弟痛毆。新

食頗能自給。陶氏平日行為。鄰居

● 兄妹爭婚嫁

婦尚不知何故。公婆聞聲趕到。問

皆讚其貞。詎近日不知何故。陡然

(廣東)

明金祿騙奸情。由新婦羞怒交加。

起心改嫁。由胡媒婆說合。嫁與布

▲ 一雙怨女曠夫

痛不欲生。後女母聞這趕到。女哭

商吳翁為妻。事被汪族得知。心甚

省垣老城延桂坊某甲。生有子女

訴奸騙情形。其母大鬧不休。雙方

詫異。即派親房多人出為攔阻。奈

三人。長子年已二十二。女亦二九

乃往縣署成訟云。

● 古井重波 (湖北)

▲ 五十歲之再醮婦

漢口花園巷汪贊臣妻陶氏。年已

汪子留作傳後。女則隨陶帶去。議

早日與子婚配。女兒又大失所望。

五十。汪於民國四年逝世。陶妻寡

議妥。陶氏又開面披掛作新娘去

向其母號泣。事為坊隣所聞。傳為

居。陶有子女各一。年已長成。其子

矣。婦女再醮。時有所聞。白頭改嫁

笑柄。

敬求投稿

本旬刊出版以來風行海內外頗為文人雅士所推重惟編者才力有限深賴

愛讀諸君惠賜佳作以匡不逮茲訂辦法如左

- 一 投稿之種類以小說筆記諧文詩詞曲及各種仕女風景照片為限
- 一 每篇字數至多勿過四千（如有特佳之作雖長亦所歡迎）
- 一 投稿酬勞自每千字五元至一元不等視稿之長短優劣而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請訪价持條蓋章至本社領取外埠月底彙寄
- 一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自行注明（不受酬）字樣稿後並須注明作者真姓名住址加蓋圖章以便通信或寄奉酬金
- 一 來稿無論錄登與否恕不寄還（作者宜自留副本）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黎青社封面不必書編輯者姓名俾與私函有別 黎青社編輯部敬啟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廿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十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協理編輯 沈 禹 鐘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表費郵及價定)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全廿六冊	年十八冊	冊數	特刊號 一角五分
三大元	六元	價目	本埠郵費
八角	九分		國內郵費
三角六分	一角八分		日本郵費
四分	七角二分		香港澳門郵費
	一元四角		郵匯各國

其令堂在五十前年曾由經丸是獲得治愈

因而西醫俞祖光君
屢用韋廉士大醫生



紅色補丸療治其病
家之疾病每見奇效

俞祖光西醫係天津海軍醫院北洋醫學堂畢業曾
充上海工部局衛生處醫官數年現任上海高昌廟
海軍醫院院長且居住開北寶通路禮拜堂後懸牌
行醫為近年來滬上著名之西醫也其來書如左云
自英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行銷中華以來每
年救治我國男女同胞不下數萬人之眾鄙人因憶
及家母(即牧師俞宗周先生之夫人)在十五年前
曾患極重之貧血症頭痛頭暈甚為劇烈百藥罔效
羣醫束手經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於是牢
記胸中畢業後雖屢用新法注射以治疾病然而往
往臨症開方以紅色補丸療治血薄氣衰腦筋衰
所致各症莫不得心應手凡男子血薄腦疲陽萎夢
遺婦女經水愆期赤白帶下產後血虧熱病之後血
枯神疲或少年斷傷以及胃不消化瘋濕骨痛脚
痛心跳或山嵐瘴氣以及戒煙之後用以清血補
均皆靈效非常因是丸有益能令乳汁濃厚液清
潔充盈故而對乳母亦甚有益能令乳汁濃厚液清
有力也且是丸藥性王道純潔絕無成癮之雜質
合其中無分年之老幼體之強弱均皆合宜以上諸
恙均屢試屢驗百無一失可稱獨一無二調補氣血
之聖藥誠不愧天下馳名也用特介紹病家勿以余
言為河漢也可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
洋八元郵力在內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書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奉一本可也